民國叢書

第四編

·85·



民國叢書

第四編

歷史・地理類

劉宗周年譜　姚名達著
史可法年譜　楊德恩著
張溥年譜　蔣逸雪編著
吴梅村年譜　馬導源編
魏叔子年譜　温聚民著
吕留良年譜　包賚著
梁質人年譜　湯中著

上海書店

魏叔子年譜

先生姓魏氏。名禧。字凝叔。欲自進于寬裕也、號裕齋。宗派曰際昌。江西寧都人也。丁喪亂。屏居邑西郊翠微峯。門前有池。顏其庭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其先世出宋秦國公了翁。後傳至遠四公、以仕宦留居江西建昌。遂爲建昌人。後遷居廣昌之株溪。始開廣昌族。七傳至祥公、自廣昌遷居寧都。魏氏世有通人。爲邑望族。累傳至松隱公。松隱公諱金秀。高祖希簡公諱良宗。松隱公之子也。明嘉靖間歲饑。捐穀萬石賑之。朝廷旌其門。賜冠帶。公建聖旨門、鑿石鏤人物丹綠之。門內建高堂廣室。落地千柱。邑人呼曰聖旨門魏。曾祖抑所公諱于厚。祖鳴宇公諱嘉謨、游南太學病卒金陵。配劉氏、黃氏。父諱兆鳳。以其生夕前草結實如鳳因名。而字曰聖期。爲人忠孝嶽嶽多大節。晚更取葛天氏之民語、自號曰天民。明、諸生。崇禎初詔舉孝友廉潔。學使者陳公懋德以天民應。旣又舉爲師儒。因巡按葉公成章上其名。天子遂下縣聘。天民以時方重資格。朝廷多黨人。雖出志不得行。俱不就。配曾氏、生子三。長名際瑞、字善伯。季名禮、字和公。次卽先生也。

明熹宗天啓四年甲子、春正月十三日先生生。

〔魏季子文集〕先叔兄紀略云。徵君生五子。其二夭。故以伯叔紀行。先生爲人形幹修頎。目光奕奕射人。少孱、善病。參朮不去口。性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紿、怡如也。誘進後學，惟恐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雄傑。倒注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患豫防。見幾于蚤。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義之所在、攖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惡而嚴。往往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生於明天啓甲子正月十三日。

五年乙丑二歲。

六年丙寅三歲。

七年丁卯四歲。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五歲。

二年己巳六歲。是歲弟和公生。

〔文集〕季弟五十述云。先徵君年二十四、生兄祥。二十八、生禧。又五年己巳、生禮。長字曰和公。〔紀

略」先生與兄弟如一身。而植善規過。交相切劘。若嚴師友。恆讌笑至丙夜。先妣以先生體孱迫之寢。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覺自神交托友生。禮有詩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

三年庚午七歲。

四年辛未八歲。

〔紀略〕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閒。先生獨勤業不輟。嘗嗜古論史、斬斬見識議。

五年壬申九歲。

六年癸酉十歲。學爲制舉文。

〔文集〕跋歸震川先生全集云。予生十歲、學爲制舉文字。　同林確齋與桐城三方書云。禧自十歲即思求友。二十年來孜孜矻矻。若非此則食不甘、寢不寐。　復丘邦士書云。不肖禧資質魯鈍。自十歲來稍稍想慕善事、父兄、師友間見引許。而言己所明以竭忠告於人者。又往往出於性情之偏至。於是禧之言日益多。人之言於禧者日益少。此禧生平所大不幸也。

七年甲戌十一歲。補邑弟子員。

〔紀略〕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謝公于教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攜亞偕往。一揖後各散去。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曾青藜序叔子文集〕吾友魏叔子與予同學。年十一歲爲時文補弟子員冠其曹。長而名公鉅卿年五六十者、咸以等輩禮之。或所執贄受業師逡巡退讓、稱先生而不字。〔文集〕彭躬庵七十序云。余十一歲頗知求友。里中如劉公定、李咸齋、曾青藜、謝君求、或以篤行令德、或汚身辱名而志不滓。皆次第相與爲石友。意中竊自負。若以爲天下無人。及見先生所行事。議論稱道其交游之人。則皆若古書傳所記載。不覺憪悅自失。意若發醯雞之覆而見天。取眢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

八年乙亥十二歲。

〔文集〕答南豐李作謀書云。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

九年丙子十三歲。

〔文集〕曾止山詩序云。余幼與曾止山比戶而居。長又同學。自年十三四輒以古朋友相望責。故于

易堂諸子中於止山最久且篤也。

十年丁丑十四歲。受學于同里楊一水先生之門。

〔文集〕與溫伯芳簡云。弟制舉文自十四歲受學楊一水夫子。稍能自立門戶。竊比近賢、謂當出入夏彝仲、陳臥子、黃蘊生之間。而足下乃以爲將且過之。 孔正叔楷園文集叙云。余十四歲受業楊一水先生。時先生年五十三。每命余論定其文。年八十讀書講論不倦。人有一長者、雖齒在曾元必禮而敬之。欿然自以爲不及。 楊一水先生墓表云。先生諸弟子中禧最晚進。父事先生以諍子自任。十四歲常面諍先生。先生大悅、奇之。自是無大小事必盡言。 師友行輩議云。吾以父事楊一水先生。而先生使二子晟、晉、以父執事予。及其長也乃爲弟子然。 楊子書繹序云。先生諱文彩、字治文。居於梅水。人稱一水先生。

始得羸疾。

〔文集〕脈學正傳敍云。予十四得羸疾。自是至今三十六年。行必以藥裹。

十一年戊寅十五歲。徵君天民先生析產。

〔文集〕季弟五十述云。憶戊寅徵君析產。持一田券躊躇謂母曰。以與祥則禮損。與禮則祥損。季時年九歲、適過案旁。應聲曰。寧損我毋以損伯兄。 集首徵君傳附錄書三子析產後云。治家之道以儉爲先。然不可概論者。生事葬祭。盡人子之情。報罔極之德。不可儉也。問遺贈恤。周朋友之急。敦親戚之誼。不可儉也。蓋骨肉天性刻則傷恩。親故交遊薄則成怨。所謂易于儉而不宜儉者。至于衣服飲食因宜作法于涼。妻子奴僕多至習則成性。儉于自奉。可以養德。可以惜福。儉于治家。可以無求。可以輓俗。所謂難于儉而必欲儉者也。至于因時損益、斟酌得宜。後人師其意而推廣可矣。予自督家以來。次年差餉俱先年完納。奉公故是分義當然。即以世情論之。其便有幾。一則冬月賣穀有銀。即不完官、多致閒用。迨官府催迫始稱貸輸之。則受累多矣。一則先年完次年之銀、印記、鎔錠、火耗、諸費亦稍輕減。官府且以我爲良民。次年不免逐限應點。蓋所爭止在起先一年。其餘雖次年貲似本年冬始了本年之稅。我止揹卻一年常利。便有無窮貲益。若子孫名列搢紳、受國恩澤。異于常人。更當首倡四民不必言矣。祭田宜近祖墳。蓋世代疎遠、則情義漸輕。甚有遠祖之墳多年不醮。爲人侵占而不知者。倘有田租相近。即不肖子孫不往掛紙。有不往收租者乎。以收租之故墳墓藉以照

管。不大益耶。至若葬時原未有田。不妨重價售之。或以腴田相易。使彼大有便宜、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建祠宜在城中。兼作書房。種樹、掘井、造倉、其處。蓋子孫在祠讀書。小敝則見而修理。在城則緩急可以避寇。有樹不患無柴。有井不虞乏水。有倉可預積穀。誠長使之計也。茲因授產爾曹、偶幷及之。

是歲令人謝氏來歸。

〔文集〕禮斗表云。伏維禧、一介青衿。半生黃卷。十五有室。已合禮於齊眉。三十無兒。未承歡于遶膝。

十二年己卯十六歲。

〔詩集〕李子力負五十初度、既成律詩、言不盡意。更作一百四十字、時己亥端午後一日云。庚辰己卯中。我生甫弱冠。相與爲名高。謦欬賓時彥。趨庭迭父子。覩者莫能辨。吾徒愛氣矜。正色敢犯難。惟君丘邦士。風期殆一變。丘子千頃波。君如春日旦。竊比陳太丘。從容善投間。忽復義形色。期期不辟患。

十三年庚辰十七歲。

〔日錄〕余生平未嘗遭險受橫逆。十七歲時、曾於席上以訛傳道人陰事。不知此人即在對坐。予當下驚慚欲死。而此人並不相仇。且成文章知己。終身遂爲此友所容。余告止山曰。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愛我。然此人終不相仇。轉會心粗手滑。恐又是棄我之意。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願諸君時賜提醒也。

十四年辛巳十八歲。

十五年壬午十九歲。讀書蓮花山。

〔文集〕謝廷詔傳云。崇禎壬午、余與曾子燦讀書蓮花山。丙午上郭天門老師書云。門下士魏禧九頓首奉書天門夫子座下。禧贛州寧都之賤士也。崇禎壬午之役、先生校士江右。拔第五人。詰朝謁謝先生。置第一人勿問。特召禧前曰。往歲直指觀風司李列子第二等。余拔而置之第一。遂口誦首題文十數語曰。大破格例、非場屋所宜。又誦次題文數十語曰。此決科才也。勉之無怠。夫士遇知己、蒙拔識。亦其常耳。獨當時先生守嶺北。去校士之日幾二載。猶口誦其文、指其失而獎勸其美。雖父之愛子當不過是。是以感激銘於肺腑。思得尺寸之效以報知遇。

十六年癸未二十歲。

十七年甲申二十一歲。春三月丁國變。謀起兵勤王不果。

〔紀略〕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于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往公庭哭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曾公庭遴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而李自成旋殄滅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山中。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時藝專古學。教授弟子著錄者數百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難遽及。先生獨憂之。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經營措注皆有成法。邑人倣效之、得免寇攘之難。時年二十一也。〔集首魏徵君傳〕十七年天子崩于亂。天民率諸子號哭竟日不食。都給事曾公倡勤王議。天民首輸三百金于册。有大宦欲尼其事。私天民曰。姑省視省郡。君獨不念後日難繼耶。天民正色曰。力可竭則竭。何計後日。且此何事。顧獨覬望格例乎。事竟寢。而宦啣天民言構大難。天民不爲屈。〔文集〕劉參傳云。甲申天子崩於亂。禧方從先徵君日夜詣曾給事計事。越二日過參。參聞聲走出。握禧手相向哭。

夏六月。文集內篇一集成。

〔紀略〕所著制藝若干卷及他雜著藏于家。先生爲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于經史。益于世務。不欲爲紆徐窅冥、形神摹擬、以相肖似。其于制藝亦然。〔文集〕內篇一集自叙云。制舉之業至今日而濫極。浮詞失意。詭言賊理。即有學爲先輩大家者。專攻氣格。自擬古人。不知爲經濟言、而無當於王霸之略。爲性學言不足發明聖賢之理。雖極工巧凌轢古人。皆雕蟲耳。夫君子始進必以其正。今日之學術、他日之治術、於此焉出。古有進不以道而棄卿相如敝屣者。況欺己欺人。以諛言惑天下。而僥倖於不可知之富貴。吾不許也。甲申六月書於洪園之江樓。

淸世祖順治二年乙酉二十二歲。躬庵彭士望、確齋林時益、來自南昌。先生與定交焉。

〔紀略〕初、予鄉人有主躬庵家者。躬庵嘗語天下將大亂。吾欲得遺種處。予鄉人曰。則莫若吾寧都矣。山砦可居。田宅奴婢我能給也。躬庵果至主其家。賃吾鄰並。躬庵日日從門外過。予兄弟嘗目送之。相語曰。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何以主是。翌日、躬庵復經過予兄弟。遂下階揖。躬庵曰。子何爲者。躬庵語以故。且曰爲若人所給。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適。曰、能過吾館舍談乎。曰、甚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庵慨然曰。子兄弟眞可以托家矣。于是躬庵遂急行逆其家人。數步復返曰。將與一好友

攜儷俱來、何如。曰。甚善。至則林確齋時益也。躬庵舟至河干。先生方靧面。喜極、裸雙袖、水濡濡滴髭鬚走逆之。住于家。後相與入翠微。如一父之子。蓋所謂易堂者也。（李成齋、騰蛟、林確齋、時益、丘邦士、維屏、魏善伯、際瑞、魏凝叔、禧、魏和公、禮、曾青藜、燦、彭躬庵、士望、彭中叔、任、世稱易堂九子。）〔文集〕同林確齋與桐城三方書云。益於乙酉兵未入境、遽同彭躬庵挈家南走。從僑居然。

夏五月、作制科、限田、奄宦、三策。

〔文集〕癸卯自記云。吾變法三策、唯制科法雖擾攘之時、中才之主、無不可行。然其法與學校官制相爲表裏。革奄宦則君必聖賢而後能。蓋非減宮嬪之數、定時見羣臣之制、寡欲勤政、未易言也。限田則與保甲相表裏。及篇中先事數款。故曰法必相輔而後行。古人制度有此一事爲盡善。而此一事所以盡善處實不專在此一事也。三策作于乙酉五月。其後稍損益之云。〔日錄〕井田既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制近之。又未有畫一之法。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不止出十一正賦。過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雜差。若田多者賣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過百石、則仍止出正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

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爲善法。質諸君子亦皆歎服。獨家伯子以爲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多事。且後世天下之亂。止在官府搢紳貪殘。民不聊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刑政得理。民自樂業。何必紛紛爲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號秋岳則謂此法議之南方猶可。若北方貧民傭田者。皆仰給牛種衣食于多田之富戶。今卽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須色色亡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唯有逃亡。况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蘭佩名敏芳則謂田賦條輕條重。朝無成法。官無定規。吏因作奸。民多告訐。非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予以三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焚其稿。因筆記于此。以見改法之難爲獨見之難。任人當國事切不可輕試紛更也。

三年丙戌二十三歲。奉天民先生居翠微峯。

〔集首魏徵君傳〕十七年天子崩于亂。後二年天民走匿山中。剪髮爲頭陀。〔本傳〕隱居金精之翠微峯。是冬筮離之乾。遂名其堂爲易堂。〔文集〕告玄帝文云。禧兄弟三人長際瑞。次禧。三禮。丙戌避亂。奉父母家於翠微之山。　翠微峯記云。翠微峯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峯之一也。四面削起

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翠袤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赭。中徑坼、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升蓋即其處。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歲甲申國變。予采山而隱。聞邑人彭氏因坼鑿磴架閣道于山之中幹。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賚其修鑿費。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漸致遠近之賢者。先後附焉。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簷牙窗戶欄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闢之腋構草堂。刖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予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庵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豔。天半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廊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崖、亂篠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流。瀦以爲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桃井。加露板爲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桃石。迤北至山門。緣坼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默從甕中出。側身東向傴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鳥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爲守望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于頂。蓋此峰迤邐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如孤劍削空。從天而仆。上則岐而三之。中高。右縮。左展。

結屋者必山賀山中灌木鬱勃陰森。見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庚辛間有西北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于甕口徹其關。使三尺童子折荊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翠城人數百里來覓躬庵。間關山下。遇樵者指之曰。從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竟去。壬寅三月伯兄將北行、畫圖于扇。命予記其畧。或曰。此山名石鼓峰也。土人以其東面赤。羣呼曰赤面。有躬庵傳有記特詳。（今案彭躬庵樹廬文鈔記文已闕。僅存篇目。）

四年丁亥二十四歲。棄舉業。始為古文辭。

〔文集〕季弟五十述云。丁亥邑新令至。徵君召諸子曰。汝輩云何。禧率爾對曰。甲申哭臨之言猶在也。禧又誓病。願奉父母以隱。徵君曰。可。禮對曰。願從叔兄後。徵君笑曰。爾未有名字。人將以為通督學使者試耳。對曰。道我不識一丁字。固不以亂吾意。徵君曰。可。伯兄逡巡對曰。長子責在宗祧。祥其出乎。于是二弟山居奉父母。伯兄獨身出。　與溫伯芳簡云。二十四歲後棄科舉。始于家姊丈學古文。自惟意識議論有足與古人並立。然古人之傳後世者。必其文之超逸獨絕。不獨以意議也。　丘維屏傳云。邦士易堂之一。其所作古文乃獨為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禧少蓋

從邦士學古文也。〔曾青藜序叔子文集〕甲申乙酉以來、自以病放山中。盡棄去其時文爲古文辭。叔子生平于吾易堂中爲古文者最服膺其姊壻丘邦士。凡有作必相與論定。叔子愛蘇明允。故其文特雄健。而又不肯學古人專家。步趨其形容摹其謦欬。往往好出高論奇議、凌厲古人。及壬癸以來、則多和平嗚咽往復而不盡。又幾于歐陽文忠所爲。然其精悍之氣逼出眉宇。不可得而馴伏也。

夏六月始編次文集外篇。

〔文集〕自叙云。余自幼讀書。長受教于大人君子。逡逡以不及古人爲恨。生平爲文又不喜學古人一家。據吾之所然者、盡然言之。使無遁理而已。天不以人之喜怒而變其風雨。君子不以人之愛憎巧其辭。吾之言善、天下從而見之。吾之言不善、天下亦從而見之。適吾之意、而天下洞然于吾心。吾何求耶。余治四子之文有暇、間爲雜體。或觸于事會之所遭。卒爾抒其胸臆。積歲所得不覺遂多。是以丁亥休夏之月類而秩之。各標數言于首名曰外篇。易堂魏禧書。　與金華葉子九書云。自丁亥後時作古文辭。間學爲詩。帙之幾三寸許。

冬十月文集內篇二集成。

〔文集〕內篇二集自叙云。余甲申遘烈皇帝之變。竊歎制科負朝廷如此。旣思朝廷以八股取士。曲摹口語。正如婢代夫人。卽令甚肖。要未有所損益。繩趨矩步。使人耳目無所見聞。是制科之不善也。余因擬制科策條爲通論凡千餘言。是時南都初建。余不能遂棄舉子業。遂不得舉八股之體而決裂更張之。故自甲申來所爲文刷華攻實。視壬癸之前稍稍一變。而終不敢恣行其意之所然。嗚呼、今日何日也。至于操觚晝紙因循目前之業。豈不迂哉。然余旣以善病放廢山中。不能持鋤、荷鍤、作勤畦圃。日食無所事事。思用其心。思以養殺氣。遂得優遊放論快生平之所欲言。要之引而辟之聖賢之道且何如耶。丁亥十月書於翠微之易堂。

五年戊子二十五歲。秋七月、吳秉季來易堂。

〔文集〕哭吳秉季文云。戊子七月。兄同曾仲子間關避亂來易堂。堂中諸子聞之皆倒衣迎。予後至。兄揖而顧我曰。此魏叔子耶。予曰。是也。乃相與大笑。退而或問何以知之。曰。吾聞其人、觀其貌、當必是也。特館餐吾勺庭者久之。於是而易堂理學之說起。

六年己丑二十六歲。編救荒策成。

〔文集〕答翟韓城書云。牘於戊子己丑間編次救荒策一篇。居今固無所事。或亦所謂代匱之物。謹錄一册呈覽。 救荒策。天災莫過於荒。天災之可以人事救之亦莫過于荒。古之行荒政言荒策者不一。有永利者。有利用一時不可再用者。有可行者。有言之足聽行之不必效者。要或散見諸記籍中。未有統要。余摭所聞擇其可常行無弊者條之。救荒之策、先事爲上。當事次之。事後爲下。先事者米價未貴。百姓未饑。吾有策以經之。四境安飽而吾無救荒之名。所謂美利不言是也。當事者米貴而未盡。民饑而未死。有策以濟而民無所重困。所謂急則治標是也。事後者米已乏竭。民多殍死。遷就支吾少有所全活。所謂害莫若輕是也。凡先事之策八。當事之策二十有八。事後之策三。先事之策。一曰重農。一曰立義倉。一曰酌遠糴之禁。一曰嚴游民之禁。一曰制穀贖罪。一曰豫糴。一曰教別種。一曰設砦堡。當事之策。一曰留請上供之米。一曰借庫銀轉糴。一曰權折納之宜。一曰捐俸勸賑。一曰重販穀之勸。一曰興作利民之務。一曰勸富室興土木、舉庶禮。一曰均糴。一曰嚴閉糴之法。一曰重強糴之刑。一曰不降米穀之價。一曰覈戶口。一曰無失期。一曰定鄉城分給之法。一曰多置給米之地。一曰編戶丁牌。一曰愼擇給米之人。一曰不時巡防。一曰別賞罰。一曰暫省衙門役期。一曰

清獄。一曰禁訟。一曰弛稅禁。一曰修街道。一曰收棄子。一曰贖重罪。一曰收買民間草薪衣服器用。一曰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事後之策。一曰施粥。一曰施藥。一曰葬殍。籌按古稱救荒無奇策。要凡天下之策未有奇者。因時制事、世人不能行而獨行之。則謂之奇耳。是編多輯古人成法。間以意損益之。然一人耳目有盡心思有所不及。又或自擬良法行之不能無弊者。增美去惡。以成萬世萬民之利、是在後之君子矣。 朱方來曰。周禮荒政十二。有不切於事者。後世因時制宜妙用無方。然散在他書難於取法。勺庭先生山居二十年。心計手畫無時不胞與天下。所著策略多萬世大計。予獲與其門下士游。嘗竊窺一二。而此策斟酌古今流自苦心。尤爲荒政中集大成也。

七年庚寅二十七歲。與姊壻丘邦士書詳陳己過。

〔紀略〕先生朋友有過如芒刺在身。法言巽語涵溶漸漬。蘄其改而後卽安。己有闕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卽厲色極言無絲髮忤。躬庵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姊壻丘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辨故折抑之。與書詞旨過厲。先生乃附刻于叔子集中。〔文集〕復丘邦士書。附錄來書 庚寅七月維屏頓首冰叔三舅足下。佳文已看定悉歸齎。中間去存間或點竄。率憑鄙意。不當宜

作復。向疑諸書簡類于翹過沽名。非厚道易於賈禍宜痛删者。鄙意頗不謂然。足下所交多君子、足下又以直道自矢。直道難行以不嘗遇君子。君子好直者、而惡直於己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薄待天下士。致忍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且存之。以見當世有好直能受盡言君子若而人。尤非鄙人忍令沒沒也。文章雖末技。然足以關世道。與所以待天下之君子。以君子之道自植立處皆自有法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廉隅。不審足下之自植立便謂宜何如也。足下之直非第無攻訐之心。足下他所論紀不謂無揚善近名者。至以直道事朋友。見友之過。憂人之憂。如負芒刺。懇誠之至發爲文字。眞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豈得爲過。豈得爲過。足下好斷、長議論、善擘畫理勢、使人心開。卒亦以此敢于自信。遂以爲常。凡此皆君子之道不爲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又以爲君子之道雖大過不之譽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諫。而常自拒諫。足下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自飾非。拒諫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于自信。足下自信又不幸逐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合之萬事萬件率皆如此。遂以爲常。嗚呼、天下事伸一己之見。卽萬分人非而我是。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原有

不必是者。而況復爲常也。足下之拒諫飾非蓋有如此者。足下之學好于就事執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遂覺纖悉互盡。甘苦正調。已囂然有自適之心。其後又不欲謬爲謙損自同庸僞。方直以自持。以爲縱或非是要于較然不欺吾意。又天下之道有揮斥如意非復計量之所能及者。此必聖人而後能之。吾方有所俟。而今不當復以爲意。是以左右遲迴雖欲不自信而不能。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之說、非說其必求信。正說其未能信也。天下事理何有窮盡。而一視以欿然不足之心。彼漆雕開已自此遠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苟執三者而省之。以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曾子之爲人也必多安心暇日。惟日以不忠、不信、不習自疑。則曾子死而後已之心千載之下昭然如見。聖門之學曾子最爲忠信篤實。然獨低迴致嘆于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書簡所及。爲人謀則必忠。交朋友則必信。一篇之中三復留連。莫非此意。至于根究朋友之過。眞如秦越人視病。雖在垣一方未始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陳己病。標本委之醫人者。然猶以或未獲遇事。未少發明其意。至讀戊子六月柬楊夫子、己丑十月柬曾省之二篇。草草道意。如蜻蜓之點水、若即若離而已。且足

下之言于友者不入則悲憤莫申。苟入焉則喜悅之色溢于毫楮。而楊夫子東後自記。手口之間鬱鬱冢冢。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且足下書簡所及。雖或疎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曰宜如此、宜如此。雖少假借獎許。亦必曰將如此。充之可進于此。足下豈以爲再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亦稍自視尊矣。不則實無足當足下意耶。且足下所與議論之人必尊行而降服足下者。親暱而惟足下是從者。追隨而請問于足下者。其他則問遺謁候之牘而已。豈世果無足當足下議論者。抑有之未暇求耶。抑又偶然耶。凡此皆某所疑於足下者。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否。不中。足下諒不謂過。　復書云。戊子仲秋獲承易堂先生訓正。舉生平所挾持一旦而奪棄之。如墮深淵不知所出。望海若不能窮其津涯。貶己抑情。痛思成過。禧每自竊嘆。自十歲用心朋友之道。得交君子若而人。然攻惡糾愆。孜孜無已。實被其益未若此時。頃讀先生手教。禧愧懼之餘。又益竊嘆易堂訓正以來。直言無諱以苦口生我、未有如先生之隱發曲中無有遁情者。先生推禧之惡於拒諫飾非。推拒諫飾非之故於敢於自信。而所以根究其自信之故。攻堅摘伏無微不出。禧終夜反爾。蓋未有毫髮之不中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傳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其先生之謂耶。禧生平竊願受

誨於人。不敢自匿其非。有以拒諫飾非相加者。反而求之不得其故。則抑鬱憤悶有不知己之怨。又竊獨坐深思。以爲好色而後疑淫。好財而後疑盜。人之多言必非無故。吾必有以取之。反而求之而又不得其故。則以爲多辨說。詞氣不和平。人觀其貌未察其心也。最後思之。始有如禧之語彭子、所謂意竊矜己氣或蓋人者。至今拜先生之敎。而乃洞然於禧之大惡。先生書中所指論書簡數事。其間或有未合。至所云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者。約揣其端大略有二。出於識見之蔽者、其失在於學。出於學術之偏者。其害根於心。先生意謂禧之蔽在識見耶。謂偏在學術。則禧之懼甚矣。夫是己則必用己。非人則必拒人。用己而拒人。則雖萬乘可爲獨夫。而通儒謂之絕物。禧陷溺如此。陷溺不自知又如此。此禧所痛哭流涕望拯于先生也。竊聞良醫之治疾也。爲之原其病。必且爲疏其方。調劑其藥餌。正本治標以起死人而生之。今先生亦旣原其病矣。禧願受先生之藥也。鄭子皮謂子產曰。始吾以國聽子。今聽子以家事。禧其敢以先生爲文章之師乎。願先生終始大德。毋忘今日之言則幸甚。　又甲寅十一月自記云。復書舊已删去。每念來書推隱發伏。禧十數年來得力獨多。而先生集中又復不存此稿。故互錄之以志明德。卽其文章亦已妙絕千古矣。

是歲寧都城破。先生居翠微。家得全。

〔文集〕與桐城三方書云。甲申之變、禧與父兄謀、破產二千餘石營金精斗絕而居之。後七年寧都城破。家得全。　伯兄墓誌云。寧都亂民據城市、稱義兵。庚寅春贛撫兵十萬圍攻之。城破屠掠幾盡。結砦而居者科重餉。禍且不測。伯獨身冒險任其事。屢瀕於危。翠微得全。

八年辛卯二十八歲。夏四月、客贛州。謀改葬楊公廷麟未果。

〔文集〕崇禎皇帝御書記、附錄云。文正公諱廷麟。清江人。初、乙酉公將入閩。過贛見虔督萬公元吉獨支嚴城。遂以義師留贛辦軍事。丙戌十月城破。公死清水塘池中。時遼東賈將軍熊爲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刀鐔及室皆黃金飾。將軍曰。此必非常人。親馳往視屍。識者曰。此楊閣部也。將軍惻然曰。忠臣固無彼此。廼召部畫工寫其像。趣匠以四門扇爲棺。瘞之西門外河上。他日將軍鎮寧都。建牙禧故宅。邀相見道此事。禧、公門下士也。辛卯四月請於將軍。將改葬。將軍命故瘞者從禧往。牵鍬鉏七八人之河上。凡發土十餘處不得。蓋金王之變。營西郊。塚墓皆夷。不識其故處也。〔詩集〕清江楊文正公死難贛州。有營卒瘞南城外三里。道予求之。數發土亡其故處。二首。中夜結私禱。庶幾神

靈來。何當夢寐間憒憒不我開。烈士輕溝壑。至人遺形骸。先生意何爲。坐令沒蕪萊。亦有不食粟。餓死無所悔。有不履地人。甑車卅餘歲。殷墓來周封。榮之以爲愧。鬱彼泰山松。乃使秦官貴。

冬十月客雩都。與弟和公書暢論剛德。

〔文集〕與季弟書云。辛卯月日客雩二旬。每念吾弟介然不苟。頗以遠大相期。聖人所稱剛毅木訥庶幾近之。但剛爲美德。吾弟卻於此成一疎字。生一褊字。又漸流一傲字。往時我之督弟甚嚴。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不忍過爲折抑。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不逮。隱若畏友。凡細過偶失多爲姑容。使弟不生疑忌。矢直無諱。坐此兩者。故今之督弟甚寬。然我此等卽是姑息。欲歸爲弟暢言。弟且行矣。弟與人執事亦頗竭忠。每乏周詳之慮。臨事時患難險阻都所不辟。而不能爲先事之計。間或以爲吾大節無損。諸細行雜務不留心無大害。然因此失事誤人、因以失己者多有之。此則所謂疎也。疾惡如仇。輒形辭色、親友有過諫而不聽。遂薄其人。人輕己者怫然去之。行有纖毫不遂其志、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此誠褊衷不可不化。其人庸流也。則以庸流輕之。其人下流也、則以下流絕之。岸然之氣不肯稍爲人屈。

遂因而不屑一世。凌轢儕輩。長此不懲。矜己傲物。馴致大弊。夫疎則敗事。褊則隣于刻薄。傲則絕物而終爲物絕。三者皆剛德之害。然皆自剛出之。倘能增美去害。則于古今人中要當自造一詣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先儒以爲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弟之事父兄動多恭謹。然婉容愉色抑何少也。豈其無深愛耶。蓋無學問以化其剛。岸然之氣欲下之而不能下也。弟行勉之矣。　又庚子自記云。此書作於辛卯十月。族祖石牀見而評曰。和公少年席父兄之蔭。身少閱歷。不爲人所指摘。故如此。若閱歷多則指摘多。指摘多則疎褊傲當漸去矣。今旣十年。斯言果驗。信乎人不可無閱歷也。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今古幾人哉。

九年壬辰二十九歲。山中變作。易堂諸子去之。

〔文集〕翠微峯記云。壬辰秋土賊四起。彭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脅諸子。于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褰甲飲之。顧謂其人曰。吾嘗笑荊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自取誅滅。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答。旣與爲覰要害地。因左顧。遂發匕首揕其喉。据石礫首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山遂墟。　季弟五十述云。壬辰山中變。財物盡于賊。二老無所養。

十年癸巳三十歲。兄伯子先生復翠微峯。諸子復集。

〔文集〕翠微峯記云。明年伯子歸自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謂彭氏既當罪。功不可滅。乃祔而祀諸社。

始授徒于水莊

〔文集〕丙申與金華葉子九書云。弟近年絕意世務。授徒翠微山中。用以遣日。以糊予口。然不能不教人作舉子業。出處無據。自笑模稜耳。〔日錄〕余授徒水莊。不勤爲教條者三。曰、人之所不能。曰、事之所難行。曰、己之所未嘗爲者。　又往授徒水莊。易堂諸子嘗相過從。余謂諸生曰。此磨鏡匠也。諸生愕然。余曰、先生如鏡子。諸生各來取照。然積久塵昏。鏡子自體不明。若不得人磨洗。安能照人。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余謂、當以學業粗成爲人經師爲四不幸。何也。門人從學者必皆才智行履不如先生。於是言莫予違。漸成堂上一呼階下百諾之勢。他人亦以其既爲人師。奉以虛禮。每事多說向好處。久之、先生自以爲是。不思聞過。亦無有以過告之者。余念家食日艱。三十授徒。積今十餘年使不得勝己之友時相規益。不知塵昏何等矣。諸生有轉相教授者、爲道往事如此。

十一年甲午三十一歲。春二月丁父天民先生憂。

〔文集〕與金華葉子九書云。不孝十年瑣尾幾幸未死。迨甲午而先徵君見背〔集首魏徵君傳〕天民嘗自置惡棺誡諸子曰。我死以此殮。諸子變色逡巡。天民曰、先帝后視此何如。我死不得有成禮。毋帛衣。毋書銘旌。毋受弔。天民年四十齒盡脫。背幾僂瘠甚。嘗謂諸子曰。吾壯年冀得見聖天子痛言天下事。既不獲。他日有所聞輒願往從之。以死無悔。今老矣無能爲也。言已、泣下泫然。甲午二月病遂卒。先是歲旦大風雪。力疾被拜祖祠。困不能歸。前卒二日爲妣誕。命扶拜起弗勝。數頓首退。所區畫日惟祠事。疾革且箴勵此。卒之日來哭者皆失聲。天民遠祖墳旁有禁穴幾二百年不得葬。衆皆曰以葬天民。今按天民天生享年五十九歲〔紀略〕附識云。嘗先考之終遺命遵古禮、不用鼓樂。卻謝親友祭奠。毋得以行狀廣乞銘傳。

十二年乙未三十二歲。夏六月十六日丁母曾孺人憂。

〔文集〕與金華葉子九書云。乙未季夏先母尋殂。不孝兄弟罪惡貫天。天不誅殛其身而奪我怙恃。先父母之慈諸子。諸子一日不能離膝下。子九知之熟矣。一旦並棄諸孤。過庭無聞。登堂無見。不孝

縱無人理。俯仰之際何以爲心。

秋七月二十三日、葬曾孺人于李村。

〔詩集〕辭墓詩云。我生三十歲。未免慈母懷。何當乙未夏。白日西山隤。四月舊疾作。五月轉衰羸。綿水身迎醫。藥石諒難爲。六月十六日。大變忽天摧。兒女哭牀下。不復知爲誰。逾時就大殮。終天不可追。及於七月杪。靈輀出東陲。廿三掩內壙。楄柎隱蜃灰。按先生文集內。有灰槨紀事計九條。詳言灰槨葬法。何況音與容。庶幾去復回。忽忽又十日。不孝亦言歸。痛哭拜墓下。安得晨昏隨。親沒日以久。子情日以疎。生子三十歲。但如棄路衢。　又營墓自李村歸作二首云。去年李村歸。入門問父母。今年李村歸。父亡母亦故。登堂一舉頭。母靈惟在戶。只此十六月。迫促罹大苦。泉下但茫茫。從之路無所。長號復短號。抽裂于肝腑。老母多篤愛。抱疾乃深諱。恐憂不孝身。反覆勅奴婢。父在虧孝養。追悔不可底。欲以及母身。奄忽竟如此。人生惟此事。一跌不復起。願言有心人。鑒此不孝子。

是歲冬、室火。天民先生遺稿書物盡燬。

〔集首徵君雜錄〕公歿一年而室火。其文若詩及語錄皆亡。然公尙篤行。著述亦非其志也。〔文集〕

丙申 與金華葉子九書云。辛卯秋家姊壻丘邦士將遊廣陵。曾作長柬寫意。比至吳城而反。往冬先人之室火。書籍器服頓盡。此緘亦亡有矣。

十三年丙申三十三歲。守制水莊。

〔文集〕戊申 與友人論先墳書云。憶乙未丙申間禫服先母喪于水莊。嘗出入溪畔。時足下讀書楊梅段。間語舍弟禮云。白衣冠行河上者、知爲君家叔子。吾甚慕之。其人可望而不可即。竊聞語愧悚不敢當。然知己之言未嘗不感激於心。

夏四月、送伯子先生再之潮陽。

〔詩集〕丙申四月送伯兄再之潮陽詩云。夏雨霪不止。駕言向海濱。昔送章貢水。時維癸巳春。堦下俯二弟。堂上拜雙親。親老健未衰。奄忽委輕塵。去年就兄居。願以長相親。吾儕同未亡。兄弟爲一身。嶺海多瘴癘。念之獨逡巡。主人重恩義。遠道非所論。把手向長路。傷哉不能言。庶幾敬爾儀。明發懷二人。

十四年丁酉三十四歲。冬十一月展天民先生墓。

〔詩集〕仲冬上先徵君墓望李村作詩云。祇壠二百載。其閒表虛碣。族義推徵君。奉之爲幽室。先妣後逾年。更乃營墓闕。遠葬心所非。地偪不容穴。春秋一再至。定省亦已闊。平生不自愼。一病奄三月。南郊四五里。至今乃得謁。東首望李村。寒煙淒以滅。霜露被野草。履之心怫鬱。

十五年戊戌三十五歲。居山中。

〔詩集〕婚友帖云。禧也本孱人。少小多病軀。父母獨愛憐。衣食推甘腴。喪亂十餘載。乃畏飄與飆。不幸失怙恃。日夕精血枯。火我先人室。家計轉羇虛。水莊授弟子。勉爲苓朮需。山村歷城市。我舁無籃輿。每或一徒行。怔忡如奔車。念茲衰篤身。長年辭馳驅。將強未生子。何忍遽奄殂。持此謝婚友。吉凶之禮疎。屬歲淸明節。祀祖來里閭。行當就此時。一一問起居。仲秋師夫人七袠未拜趨。兄子臘月昏。不復覩東廚。不肖廢人爾。族里無所須。惟有匍匐心。力窮將安如。敬告我婚友。閔閔行恕予。　又朱中尉詩集有戊戌正月十二日同李咸齋、彭躬庵、曾止山、自東巖取道圓通將登翠峰訪魏東房叔子季子紀事詩。

十六年己亥三十六歲。桐城方密之以智僧服至翠微。

〔紀略〕先生於文章率委之羣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既登木者或卽行劊易。子弟無恆父師。往僧無可公今按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授翰林檢討。晚爲僧名弘智。字無可。號藥地和尚至山中。歎曰。易堂眞氣、天下罕二矣。〔文集〕桃花源圖跋云。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亂後常僧服訪予翠微山。山四面峭立。中開一坼。坼有洞如甕口。仰頭而望凡百十餘丈。及其頂則樹竹十萬株。蔬圃亭舍鷄犬池閣如村落。山中人多着野服草屨相迎問。先生笑謂予曰。卽此何減桃花源也。庚子與桐城三方書云。昔歲己亥丈人棲跡寒山。列兄德業使已委悉。丈人見易堂諸子頗以直諒相許。而教誨繾綣則於益、禧尤篤。是固同堂同室人也。丈人以雪庵之跡衍一行之學。益、禧各牽賤事不得周旋杖屨。時其溫寒饑飽以盡平生區區之義。每當乖分、泫然欲涕。　送藥地大師游武夷序云。初、藥地大師來吾易堂、共稱邦士高悟。不從人間得。

十七年庚子三十七歲。編次童鑑成。

〔文集〕與臨川王偉士書云。禧往年授徒水莊、嘗摭古奇童子爲童鑑二編以示子弟。大約不下五六百人。其德業光明俊偉至於耆祉老壽不可勝數。而初終易轍、不克大成立於時聲施後世者亦

往往而有。則豈非聰明之氣易銷鑠而不足恃器識遠大者非學問積累難於成功。而當時父兄之所以教化長養之者或非其道歟。〔宋之盛髻山文鈔〕童鑑敍云。於戲。魏凝叔之作童鑑也。可謂以學慮救良知能之窮者也。孟子明仁義本之良知能。驗良知能本之孩提親愛及其長敬兄。他日又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然則良知能何窮。窮於其親與兄也。窮於其親與兄者。窮於親兄之以俗學俗慮教也。古者齠齡就傅。教以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之節。暨夫灑掃應對進退之文。而又與之歌詩以發舒其志意。與之習禮以固束其筋骸。與之讀書以開廣其識趣。務使歡欣鼓舞知有名教之樂。而良知能日引月長。如春草之潤雨澤而滋榮也。后世易之。廼崇舉子業。自總角時卽以仕宦人與第赫奕金帛充牣揚揚夸里中態。謂丈夫志當如此。親與兄旣以是程子弟矣。子弟率之將不暇愛身而曲以求副乎親之所愛。不暇敬身而曲以求副乎兄之所敬。窮年兀兀。凡所爲俯而讀仰而思者、惟仕宦爲究竟。揣摩旣得。則又子以詔子。弟以詔弟。甯世世葉葉不知愛親敬兄。而不容不知舉子業、不能舉子業、以隳壞仕宦門戸也。幸有一二豪傑之士。蟬蛻塵濁。尋繹聖教。而大義微言非久輒乖。其他忠臣孝子、名德偉功所垂爲不朽盛事可資人觀感慨慕者。則又獨使於弱冠以後博學

宏攬之流。而童子無聞知焉。豫教不蚤。成德何冀。此魏凝叔童鑑所爲作也。今有談後進於老成人之前雖俊不諧。若老成人話舊。縱不風教人不風教事齒及輒爲拊掌。何者、樂其蜚也。后進亦然。見有道長者敬禮已耳。苟才少並騙、風雅事先則奮袂恐後。何者、亦樂其蜚也。凝叔爲之具陳幼德。如列坐諸奇兒堂上親從旁咨嗟太息。生人健羨。又指示門內稚子宜得則傚處。彼自視年地相若欣愧交心。雖素裕於俗學慮。而良知能所觸、若山下之泉得決水益之。而其勢不排陰壑直下無是理也。又若方揚之火得疾風煽之。而其勢不經撲滅愈熾亦無是理也。吾願凡爲童子者舉以童鑑慮。舉以童鑑學。童鑑具在。彼固皆不慮而知愛敬。而未嘗慮俗慮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彼固皆不學而能愛敬。而未嘗學俗學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於戲。童鑑成而魏親斯兄懼。時庚子秋七月晦日。

十八年辛丑三十八歲。夏五月、至新城寓塔下寺。秋八月作三愁詩。

〔詩集〕三愁詩有序云。昔靈均放亡、魂慮散分。其徒宋玉景差作賦招之。極稱上下四方凶惡不可往。而張平子抑鬱不得志作四愁詩。余今廼作三愁。調多微古、意各有至云爾。　登高山兮望東方。

樹森森兮愁未央。我欲從之扳扶桑。綿蒙蓊蔚無軒于。叢棘鈎我裳。虎豹蹲伏熊羆張。臕肉下血爲酒漿。我欲從之愁未央。 登高山兮望南洲。朱火烈烈兮愁何如。我欲從之遊明都。兩踝不前心躊躇。引頸而望燒我鬚。我欲從之愁何如。 登高山兮望朔北。水浩浩兮愁不息。我欲從之躋北極。寒風飛雪高千尺。僵死不仆如水立。草木不生何以食。我欲從之愁所適。

冬十一月就醫瑞金。

〔詩集〕辛丑仲冬過瑞金聖恩寺懷季弟在瓊州詩云。瓊山海之中。水陸五千里。黑風吹白浪。中有獨遊子。一去十九月。絕不念鄉里。男子在四方。豈必老田畝。讀汝路中詩。風土惡如此。仲冬霜露寒。問醫來綿水。汝昔曾病時。三月寓斯寺。主人陪我行。青苔緣階圯。黃雀噪佛龕。蒼鼠跳靈几。問汝游臥處。一一爲我指。出門正落日。悵然返西市。

〔文集〕吳一鳴時習篇敍 〔詩集〕辛丑五月寓新城塔下寺奉懷沈仲連先生在盱詩

聖祖康熙元年壬寅三十九歲。始出遊吳越。

〔文集〕上郭天門老師書云。壬癸之際、私念閉戶自封不可以廣己造大。于是毀形急裝。南涉江淮。

東踰吳浙。庶幾交天下之奇士。行旅無資。北不及燕秦。南不得至楚。遂返山中。

夏六月客南州。寓樟樹慧通寺。秋七月登廬山。尋至廣陵客劉氏涉園。九月拜史忠襄公墓。

〔朱中尉集〕同魏冰叔梅花嶺拜史忠襄公墓詩云。秋盡天寒夜不霜。短衣大帽拜忠襄。梅花是嶺塢埋骨。榆樹成林竟出牆。飛馬直來開兗豫。降帆廻指下江黃。莫云緩死文丞相。忍見中朝一日亡。

〔文集〕涂子山空青集叙　〔詩集〕壬寅六月初七日酷熱寓樟樹慧通寺詩　拙哉行爲葉子作有序　石松詩贈日公有叙

訪高士黃山黃鳴歧先生于高郵、爲忘年交。

〔文集〕黃黃山七十詩跋云。辛丑六月余於金樓見虬須僧、知黃山休寧人爲人。意黃山狀貌修長面多奇骨。視瞻不尋常。其爲人必激昂蹈厲。有橫絕一世之概。言論雄偉。輕天下鄉里善人不足比數。必薄儒術。其子弟必通輕俠、有馬氏客卿之風。舊年予訪故人淮上。九日過高郵。會西風作舟不能出湖。忽憶虬須僧語欣然曰。是天使吾見黃山也。造門值他出。天殆欲暮。五鼓舟發抵淮安。則故人已挈家之河南。旁皇市上。登韓淮陰釣臺。臺圮壞。風景無足觀覽。謁漂母祠。門閉不得入。反泊高郵。

天莫大水寒衢巷後遣使問黃山在否。得報書慇至欲相見。余愕然曰、吾於是果見黃山矣。夜半舟發。予舍去。獨上岸立風露中。質明短衣垢面款黃山門。遂作揖黃山。時余望見黃山貌敦龐淳樸。口不言人過失。不祀非聖之鬼。不徼非望之福。頗好論儒學禮敬儒者。見其次君之淸恂恂禮讓。聞其兄益長者。益嘆黃山爲不可及。黃山忘年齒予爲兄弟交。明年夏五月爲黃山七十初度。余曰常來壽吾黃山。黃山喜不予辭。〔朱中尉詩集〕癸卯三月送魏叔子之高郵壽黃黃山翁七十。憶舊秋同下揚州。叔子獨往淮上赴故人約。歸云故人他徙。于高郵得交黃山翁。予時恨不一見。今按朱詩所云。可推定先生訪黃山事在壬寅秋也。

二年癸卯四十歲。春三月之高郵壽黃黃山七十。

〔日錄〕余壬寅癸卯出遊吳越。或病其涉世小拘。曰、居家人須鍊得出門人情。出遊須留得還山面目。　鷄鳴不寐。自念出遊以來未嘗有所求乞。而沾沾懷干澤之情。未嘗見一要人謁一名士。而汲汲有務名之心。名利之際可易言哉。癸卯舟中書。

秋七月自西陵反吳門。冬十月客秦郵。

〔詩集〕中園雜興詩有叙　〔文集〕贈北平劉雪舫叙

是歲始至金陵。登雨花臺有詩紀事。

〔詩集〕登雨花臺恭望詩云。生平四十老柴荆。此日麻鞋拜故京。誰使山河全破碎。可堪剪伐到園陵。牛羊踐履多新草。冠帶雍容半舊卿。歌泣不成天已暮。悲風日夜起江聲。

客遊杭州。訪高士汪渢於湖上。遂爲兄弟交。

〔文集〕與杭州汪魏美書云。禧閉戶窮山垂二十年。恒懼封己自小。故欲一遊吳越就諸君子以正所學。而足下其首願見也。及抵杭。知足下進退無常不可蹤跡。竊以自恨。乃往見足下令弟。日者徼聞足下已至湖上。意當倒屣過我。與足下班草深言。追古人桑陰之跡。引領數日謦欬無聞。禧願見之誠結於夢寐。亦云至矣。顧以常客遇之。足下則可謂失人。禧南州鄙夫本碌碌無足交。獨以爲天下有至愚之人。目不辨菽麥。顧懇懇然走數千里願見於我。推其心又非有毫髮求於我。雖足下不可謂非愚人中之奇士也。而足下終不之見。則禧竊所不取也。禧行李因人不能久羈。敢造次布其情。　自記云。魏美名渢。杭州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國變後獨身遊止。家人不得其處。足不及城市。不

交游者二十年。當路每物色之不可得。自爲諸生與人落穆。性不好聲華。時有汪冷之號。癸卯予游湖上。魏美旣得書輒走逆旅中相見。自是常出就余臥談至鷄鳴。或更起坐不肯休。遂與余爲兄弟交。余嘆其熱腸固如是矣。　高士汪渢傳云。余癸卯遊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車。有監司欲見之。知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唯汪渢不至。渢、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渢故城居。母老思得渢一見。時兄澄弟潛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渢聞來定省。然渢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卽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渢。使道意。久之渢不出。微聞渢到湖上。予乃寓書渢以告渢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我。顧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人。渢得書輒走舍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余。出則必之愚庵所抵足臥。往往談至鷄數鳴。或更起坐行不肯休。愚庵僧明盂、兩浙所稱三宜和尙。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掀白鬚笑曰。但喫吾飯臥吾牀。吾不來溷也。闔戶去。初渢爲諸生試輒高等。爲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渢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旣成禮。渢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

婦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舒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渢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渢私爲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娟欲強渢試禮部。出千金視渢妻曰。能勸夫子謁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爲渢壽。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遊、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洛、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渢病痰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蘧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枕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渢與予既相見、以齒序爲兄弟。予嘗私問渢曰。兄事愚庵謹。豈有意爲弟子耶。渢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去、削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肯也。魏禧曰、渢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蓋熱中人也。惜哉。

三年甲辰四十一歲。夏六月業師楊一水先生卒。

〔文集〕楊一水先生墓表云。歲甲辰六月先生年八十卒。先生年未二十即教授弟子多至數百十

人。崇禎戊辰用登極恩選貢士。數試南北雍不得志。老焉。先生在北雍時。司業方公、祭酒吳公、嘗推爲天下文章第一。同鄉陳大士、楊維節、揭祝萬皆下之。著尙書繹十二卷。書未成先生之屋火。器服盡燬、惟書繹存。

冬十月、兄子世傑編次先生文集、梓行于世。

〔紀略〕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初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鈔一策置行篋中。武進鄒程村祇謨見之。喈曰。今乃有如是文乎。于是携去。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今吾兄弟文得以徧質海內君子者。蓋自程村始也。〔曾靑藜序叔子文集〕予十年來以衣食走四方。不得與叔子朝夕講業。叔子學問文章如是。而予鹿鹿無一有所成就、是可悲也。今其兄子世傑編次其文集付諸梓人、請予爲之評點。予則何敢讓。因爲采諸家評論次第折衷、以附其文。〔文集〕甲辰十月與丘邦士簡云。近次生平古文。弟初無知識。自丁亥後則皆受教先生所得也。十數年山居。數年游歷大江南北。所交君子能文章者未嘗從乞一叙。弟嘗謂其文是而人非者不足叙。其人是而文非不足叙也。文與人是矣。非其中心所樂道不足叙也。中心樂道之而不能知其甘苦曲折之故、亦不足叙也。先生

于是數者則兼有之。弟不能不以屬先生。先生亦不得辭。〔丘邦士集〕魏冰叔集叙云。往者吾與魏冰叔同守一代之制。首攻四書義。是時吾二人各以才智以相取。要其所尙最爲獨異。蓋吾意每欲追述孔曾思孟之旨。至于一毛一髮一咳一唾時所務肖。冰叔則求其意議廣博。必推發其所未始有。是以于當世議論風發之文滌瑕研精鈎抉無遺。其先正鉅公亦頗遭厭棄焉。顧予則每溯經義上及于洪永。又搜覽諸子史漢唐宋大家及他雜藝之文。私竊謂文惟經義中可以無所不該。蓋所以變易秦漢以來諸文之面貌而化糟粕以爲其神且奇也。是故吾與冰叔時爲古雜文。而冰叔第取足道其意而已。未嘗耑攻之。其予之用心于古文者又凡以爲經義也。經義工而古文詞則以其餘力以及之。其後俱休廢窮山中。冰叔乃漸肆力于古文、以極陳其中所欲發。而無所爲發者。冰叔于是能自削除其議論之繁博。而其精悍益乃出矣。自冰叔益務爲古文。則無不使予論較之。冰叔之文既精強于事理。操術甚切。而篤于情、暢于其勢。明于辨。吾嘗謂之鼂家令趙營平豈執筆漆爲文者哉。且出師表前後二篇、上高宗封事一篇、雖武侯澹庵不更有他文類是者也。故冰叔之文有不必爲文而文則益勝焉者也。吾庶幾望之矣。然而冰叔執其文教授山中。則又其情日深其氣

日和。以出而游江、達淮、徑吳越、以反。其示予文。烟波嗚咽。一唱而三歎。蓋旣又非吾之所望者、何也。初冰叔之力爲古文也。豈不嘗曰吾不求文之工。吾求文不至于湮沒吾之論而已。而何以工爲。冰叔不求工于文。如是嗚咽唱嘆、其工于文。然則其文蓋自又有工者可知也。吾昔望冰叔之文如彼。冰叔今於文如此。吾視冰叔其今之文如彼矣。吾又安知冰叔文不後之如此耶。吾其望之矣。篤也。暢也。明也。精強而切也。其文勝也。不必爲文而文勝也。未可知也。韓退之于東野、李翺、張籍、之鳴于詩則歸之于天矣。吾于冰叔之文亦如此焉。

論二卷。

論引云。論、議也。言之不足則議之。博辨肆志而得其說。是故孔子曰、辭達而已。辭達使明也。僅以使明則不可明。故曰、論精微而朗暢。雖然此猶夫一端之論。余往治制藝不喜規矩先輩。獨思以其說明古人之義。制體不同。浸淫乎論策矣。嗚呼、論策制科、此余之志也夫。〔文集〕八大家文鈔選序云。夫理明者辭必簡。議論多則意見亂而自相抵牾者必甚。是以三蘇氏之論于古今爲獨絕。而議論之失乎亦蘇氏最多。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嗟乎。人非有不得已之意而好議論。蓋鮮不

蹈其失也。〔日錄〕善作文者有窺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見識。卻不去論古人。自己憑空發出議論。可驚可喜。只借古事作證。蓋發己論則識愈奇。證古事則議愈確。此翻舊爲新之法。蘇氏多用之。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與朱秋崖論文云。論古文須如快刀切物、迎刃而解。又如利錐攻堅木。左右鑽研如不得入。而引證古事。如與人構訟有得力干證。嘗謂善聽訟者、但審鞫兩家干證、十已得九。故引古得力則議論不蓄而事理已暢。此要法也。

策一卷。

〔文集〕策引云。策者、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不襲古。不冒今。不守己。三者得已。

議一卷。

〔文集〕議引云。議者、策之餘也。其說不必盡關天下之事。故別錄之。

書二卷。

〔文集〕書引云。咸之上九咸其輔頰舌。子曰、騰口說也。天下未有以言能感人者。以言感人則必有道。在言之先、在言之後、在言之不先不後之時。在言之先。欲不言也。不能自已。我愛其人。我欲致其人。我非以才辨加人。子夏曰、信而後諫。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也。在言之後。觀吾言者見吾言之無不盡也。又見其有不盡。曰是其意無不盡。其言猶有不盡。或曰彼其言已盡。意則未嘗盡也。在言之不先不後之時。所謂會其機術。引其次弟。善其詞與氣是也。且夫書之道通於詩。譽然不可使諛也。直然不可使訐。怨不可使怒。和不可使汚也。譏刺然不可不婉而力。怒罵然不可使不諧也。通詩之意以言書。通書而爲疏。其庶幾已乎。〔日錄〕蘇明允上田樞密書、豪邁足賞。然自占地步、崚嶒逼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爲進干求知之事。而又爲傲岸不屑之言也。八家中自昌黎作俑、而近世學步者愈可厭憎。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特作論耳。雖文要與面談相似。

手簡一卷。

〔文集〕手簡引云。簡與書一也。吾聞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是亦有繁簡大小之別

焉。後世尺牘短篇、遂成一家之學。故喻理事、別是非、其取舍與書同。山水花月飲酒期約餽問之細、寥寥數言、情致足錄。此其異於書也。然簡亦有長言者。要之率意應手。取足寫其胸中所欲。非必開闔起伏。斐然成一篇之格調也。漢晉以來代有殊指。近世競稱蘇黃。夫亦何所耑法哉。

叙四卷。

〔文集〕叙引云。書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或從而贊嘆之。或推其意所未盡。古者美疵並見。後世有美而無疵。濫觴而下、數十年間叙人之詩若文者、既已駕韓歐滌李杜。又必旁及其官祿之榮。平生之行誼經濟。上本其祖父所統。下道子孫之美。蓋一叙其人之傳誌家譜無俟他考已具。而又虛文飾詞以附益其所未始有。如是則主人色喜而叙之者意滿。夫欲人之叙之者使其傳己也。叙之者欲傳其人也。當其手墨未乾、人之視之固已如大夏毒熱腐魚敗肉之不可近。而一二眞美亦卒爲所揜抑而不傳。嗚呼、是何其計之左也。予諸編中叙最多。乞請酬酢之篇。雖不敢於古人比質。亦不敢自辱以辱人。其類有四。一文。一詩。一贈送。一壽。贈送叙莫工於昌黎。文叙莫工於南豐。而叙壽者則古未之有。明中葉乃盛。叙爲壽爲難工易俗。然如歸太僕蕩逸多奇。卽何減古人之叙詩文記山

水也。然則何爲其不可工也。　答石潮道人簡云。今人作敘頌諛滿紙。極天下古今之美萃于一人。猶若未足。作者厚顏。受者喜色。然貽笑大方。應時磨滅。正如土偶負木偶以涉川。流身先潰散耳。

題跋一卷。

書後一卷。

〔文集〕書後引云。余讀古今文每勃然有所觸於中。率爾草之篇尾。易堂諸子覽而是之。而取其成章者錄之。

文一卷。

〔文集〕文引云。哀死之文。情勝其文。非無文也。情至而文以至焉。不求文而文至。文之至者也。不言哀而哀至。哀之至者也。必痛哭以爲哀。則哀情微。必工於文以爲情。則文不工。韓氏祭十二郎工於文以道其情者也。然而情以微矣。哀死之文以樸爲文。以不求工於文爲文。凡民且然。況天性之親。此吾所以不深取也。

說一卷。

〔文集〕說引云。陸平原曰、說煒曄而譎誑。余爲說不足於文。標事約指休戒箴切。或亦所謂辭達而理舉與。

記一卷。

傳一卷。

〔文集〕傳引云。文章之體。萬變而不可窮莫如傳。司馬遷、班固尙矣。吾嘗謂傳以傳其人紀其事。故詳密者史之體也。班氏爲正子長極文章之工則闕然衆矣。吾傳布衣獨行士。舉其大而已。仕宦政事足取法得失關國家故者、必詳書不敢脫略。馳騁求工於吾文已也。蓋以爲信史之藉手云爾。於表誌也亦然。然自傳曰傳。子若孫請而傳之曰家傳。　答計甫草書云。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然者也。　答友人論傳誌書云。承教以鄙爲人所作家傳誌銘、不无過情失實之譽。非古人是非褒貶之義。伏讀悚息內熱增慚。竊常以謂作文者毋輕毀人一點一畫。在上左右、赫然有鬼神臨之。匪惟毀人譽人者。其在上左右亦赫然有鬼神臨之。然而交遊滋廣。情面日熟、請託日繁。其不能如

心以出反之而多愧者。雖他叙論亦時有之。不獨傳誌爲然。抑史傳之作所以紀善惡也。善惡之人往矣。而必書者、所以備法戒也。今曰某也善。其善事可爲法則法之已矣。不必其善之果出於某也。今曰某也惡。其惡事可以爲戒則戒之已矣。不必其惡果出于某也。是故眞與僞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无所從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於莊列之寓言、稗官小說所稱道。則亦庶乎其不可廢矣。

墓表誌銘一卷。

〔文集〕墓表誌銘引云。表誌之義、予答友人論傳誌、及柬孔正叔備矣。誌與傳大同而小異。誌必載生歿子孫祖父葬地、尤爲難工易同。予往有作必審位置、定構架、以使之屢變而變易窮矣。後出入韓、柳、歐陽、王、及近代歸太僕易堂吾姊壻丘邦士之作。乃知天下遇物成形。無不可以爲體格者。而祖父子孫生歿葬地適足增文章之變。遂欲信筆所遭不設位置。辟如手掬花片迎風洒之。紅白疎密落地自成文章。雖洒之百遍、終不同複。　答友人論傳誌書云。古史于善惡無所不書。墓誌銘則有善無惡。蓋緣孝子之心。无錄先過之義。而作者又多據行狀事蹟綴緝成文。是以諛墓之作。自唐

韓愈已不能無譏。蔡邕自言生平碑版之文。唯郭有道唯无愧。則過情失實。勢有不得不然。特古人立言。體質雖不錄過而褒善者少溢辭。其子孫受之以爲榮而不怪。今之人纖悉畢備又從而增飾之。甚或反其生平之所爲。作者有所簡略。則其子孫怪而不悅。其親戚黨友動色張口以相訾謷則亦安得而傳信之文乎。至其所不習聞據狀綴緝者、抑又可知。禧謬以文章知于人。所屬碑版有出于習見聞者。有據狀綴緝者。豈能无失。如尊指所云。然苟屬己所知、則雖爲書美。然實斟酌軒輊。必不敢以私交私意大失其情實。以欺天而罔人。　答孔正叔簡云。竊思君子爲文章。務使顯可示於天下後世。幽可質于鬼神。故善善雖長、不敢爲不試之譽。此豈獨於子弟交遊在所必愼。即尊親如祖父亦不可奉以虛美。使吾親爲聲聞過情之人。且人之善否。宗族鄉黨未有不知。吾九實一虛。則人將執虛例實。既因一事以沒其九。而人情不服必加謗疵。是求榮而反辱也。故曰、虛譽其親與自謗其親等。吾輩立言自有本末。即此便是立身大節。不可以爲迂且小而忽之也。大約世俗好諛人己同聲。以至生死謬誤。忠佞倒置。家有諛文。國有穢史。襲僞亂眞。取罪千古。皆自一念之不誠始。弟願先生取大集細細討求。凡所稱譽。務使名稱其實。不爲世俗之情所惑。區區之忠欲相期爲傳人

傳文。不獨在一事一篇也。

雜問一卷。

〔文集〕雜問引云。語曰。信而好古。讀古人書、不疑不足以信也。予不敢廢己所疑以信古人。尤不敢自信其疑。于是擬爲題目與同學者考難焉。或一事爲一篇。或數事爲一篇。又或考以時事所宜與革。非有義例可歸、年代先後可次、曰雜問。

四六一卷。

〔文集〕四六引云。予生不腦滿。又無記函之法。腹笥單貧。不能作四六。與會偶至。間一作之。命題程篇、則曳白矣。故生平僅十餘作。吾伯子少工是。日可數十篇。予嘗得習而論之。宗廬駱之整麗天趣索然者非也。口實歐蘇文其簡陋亦非也。經以駢儷之妙辭。緯以古文之機軸。庶幾是矣。然氣不矜貴。度不雅令。有匠工焉。故曰雖蟲小技也。亦有道存焉爾。

賦一卷。

〔文集〕賦引云。詩之變而賦也、始於屈荀乎。司馬長卿楊子雲磅礴奧衍。澀漫亡津涯矣。勸百而懲

一。吾無取焉。

雜著一卷。

〔文集〕雜著引云。自論策以下凡篇爲二十二卷。其無所歸者曰雜著。

四年乙巳四十二歲。春正月居山中。三月始授徒新城。

〔日錄〕授徒新城作館教條件。其引曰。古師弟子大義、僕既與諸生詳言之矣。諸生宜鼓礪拔起以自遠於世俗。僕不自揣量。竊謂南面而爲人師。固非徒教以進取之器。又非徒以文章名當世而已。將使立身經世之道皆於此舉之。諸生其自束身以聽吾約。不聽約者、小則譴呵。大則鞭扑。不敢違己徇俗、取悅子弟、負賢父兄擇師至意。爲名教罪人也。其一曰立志。古今天地內止有此身。安肯碌碌甘爲人下。溫飽安逸畢世而已。上者忠孝信義爲俊傑奇偉之人。次亦謹言愼行不失鄉里長者。至於文章首當明理、鍊識、爲有用之學。徐攻格調爭衡古人也。其二曰肅規。規凡六。其三曰勤課。每日課分四時。夜記於冊。每朔望黎明盥櫛行禮。總巡半月課誦。講說古今嘉言善行。察治在館在家行事得失。其四曰廣益。諸生毋蓄疑而不問於師。毋恥不能不問同輩。勤學虛心。自然事事有得。即

僕謬長一日。自知闕失多端。其過言過行、及講論差謬處。諸生見及。有能直指其非者。僕謹虛己聽受。敬而愛之親於子弟矣。　三月初九日黎明醒而復寐。夢有言能以禮讓爲國題者。一人曰。讓亦極難。余應曰、但思己之才智不可恃。人之才智勝於我。則自然讓矣。

夏五月自黎川歸。冬十月作紀夢詩。

〔詩集〕紀夢詩云夜與諸生講論策。一生之語殊大惑。我從上座厲聲問。汝今溫飽誰之德。揚眉張口發至言。一座之人齊悚息。寐成獨見林确齋。兩人相與月下立。仰望月形變飛鶴。頭足嘴翅光歷歷。旁有綵雲繚繞之。恰似官人補上物。忽然兩日懸西隅。一大一小明明出。我將一手障右眼。獨以一眼看新日。走入內室白徵君。徵君臥起覓雙舄。我時跪執徵君手。今年天變良已極。時平物賤歲屢登。不覺痛哭聲俱失。徵君云汝輒如是。是維乙巳十月夕。

〔詩集〕乙巳正月雪中送門人熊頤歸清江序　乙巳清明日懷伯兄季弟詩　〔文集〕泰寧雷翁七十壽序

是歲與髻山宋之盛、程山謝文洊、會講于南豐程山。

〔清史列傳〕謝文洊傳云。寧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文洊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洊。文洊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旬餘。皆推文洊。謂其篤躬行識道本。〔髻山文鈔〕附錄彭士望壽宋未有暨楊友石五十齊年序云。乙巳夏五月、魏凝叔自黎川歸易堂云。宋未有先生徒步千里至程山與謝子論學。一日程山之門人與遠近之客惟二十有五人畢集。謝子揖未有使言。未有以扇障半面而笑曰。主臣。無面目從何說起。予聞而敬愛逾舊。未有一笑其學益篤其業益醇。　又謝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云。乙巳偕石與從先生之程山、相見互傾倒。時魏叔子教授新城、先生以書付石與招之。合程山諸子作旬日之聚。彼此以學互質訂。一時契合之樂。自謂有生僅事。〔文集〕與謝約齋簡云。貴堂會講、弟意欲增二條。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而最少適用。然在學道人尤當練於物務。使聖賢之言見諸施行歷歷有效。則豪傑之士爭走向之。愚謂會講日當分三事。一講學。今所已行是也。一論古。將史鑑中大事或可疑者舉相質問。設身古人之地。辨其得失之故。一議今。或己身有難處事。舉以質人。求其是而行之。或見聞他人難處事爲之代求其是。於三者外更交相規過。過有宜於公言以要其必改者則公言之。有

宜于獨言者、則解班後私言之。當日所論有確切足訓者、令退書一則編于公堂。永作觀習。如是講學則是非之理明。論古則得失之故辨。議今則當事不眩。規過則後事可懲。庶內外兼致。體用互通。否恐本質雖美。試之以事、則手足錯亂。詢之以古、則耳目茫昧。忠信謹守之益多。而狹隘拘牽之病作。非所以廣聖學也。先生與諸同志酌而采之。　又云。前過程山。芻言深荷采納。愚竊謂先生之學以調養心氣爲主。然心處虛靜何由徵之。但能於橫逆之來不憤激。于逆耳之言不嫌忤。于煩雜之境不燥亂。則此中學問得力與否便自可考。　復謝約齋書云。向以天雨與人從間道之新城。不得暫過。至今怏怏。所教躬庵送熊生序。經義氣節總屬虛美云云。弟今雖未甚記憶。恐躬庵初不如是。或詞氣抑揚過當而自晦其意也。謂刑名富強智謀才武有濟於世。經義氣節反不如其實用。此則專就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於其下。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區區有利於一時。遺害後世不小。經義氣節之士雖未必見用於當世。而啓迪萬世人心、維持萬古綱常者、功甚大。此又專就經義氣節之最高與刑名才智之最陋者言之。故遂伸之於其上。愚以爲兩者之說。皆所謂鉤金與羽。比量重輕。驟而視之似爲大反。細而求之實無異同。何者、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在先生必不以

爲是。而刑名才智違教害義者。實躬庵所不與。程山易堂大抵于體用中各有專致。彼此勤勤。皆欲出其所見以輔所不足。非苟求相尙也。頃拜手教。諷繹十反不敢輕置。知先生愛易堂者深。望之甚大。惟恐其或有所誤以誤後人。易所謂麗澤之義正在於此。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聖人之言則然。弟每服誦斯語。以爲四書五經莫不如是。譬如製舟車丸者以乾聚固其土。服半夏者用薑。夫一方之用必兼佐使。一藥之味必精泡製。矯其偏而去其毒。然後食之者有益而無損。吾輩爲學立言自多偏至。雖其是者不能無弊。朋友講益所謂佐使泡製以成是藥之功。免是藥之罪。而敢不敬受乎。易堂雖竊有意用世。然不獨其體雜而未醇。即所謂用者舉一漏十。未能得其要領。毋暇他論。以弟一人言之。講求古今當世之務。蓋亦有年。每自揣量兵農禮樂之任一旦驟以相屬。自信何者眞足勝任。殆無一而可。且今伏處草野。亦每有猝至之故。盤錯之會。遑遑窒塞顚躓不能中其窾會而洞其首尾。故弟輩之鰓鰓然以致用爲言者、非獨言其所好。實歉其所不足以爲難而共勉之也。先生之言體亦深見立體之難、以相勉。而非謂以吾之有餘者告人。故曰、細而求之、實無異同者此也。朱陸之說紛紜于後世。弟竊以爲誠明、明誠。朱陸之學原無異同。而異同特生于其辯。

息其辨而致其學。則朱陸之門人可合爲一。而况於朱陸乎。然則由躬庵之說長於濟世。由先生之說長於持世。有持世者以操其本。有濟世者以治其標。輕重緩急之間。因時而制其宜。固非有言說可盡者。又承示造就人才。第重體而用不遠。毋重用而體或略。此至當之論。尊作會講一篇。弟以性命之學未嘗用功、不敢妄加丹黃。中或一字一語。謬爲訂正。紀侯去國篇議確文暢。具詳評語中。日錄一册奉正。乞先生暨諸同學細爲指摘、覓寄新城可也。　與甘健齋簡云。古今學術自大聖賢而下不能無所偏至。故子夏未學語先儒亦謂重此遺彼。不如餘力學文。本末全具。而游夏彼此相非。遂開朱陸異同之原。蓋朱陸學本無異。因累辨而後異生。但求相濟。初不必相非。昔賢之失。亦吾儕前車之鑒也。至于宋明儒者各有宗旨。拈題固是各人學問得力處。要莫過于主敬二字不可顛撲。貴堂師友講求持循。皆此二字最爲的確。愚謂今日亦不必更拈畏天命三字作宗旨。蓋主敬中已具有之。而不立名目、尤可以化從來道學者門戶蹊徑之見。息天下之事。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古。好古本當好。吾不第居于述。則天下之忮心平而辨難之端無自起。弟不敢誦言于程山。私質吾兄。不知當否。　昭代叢書張潮夙興語小引云。豫章學者有二門庭然。一曰程山。一曰易堂。兩先生者各有所主。程山主氣節。易堂主經濟。二者體用兼資。不可偏廢者也。使言經濟而

不本於氣節。則其久也或流于雜霸而不自知。是氣節之學較之經濟爲尤重。甘子健齋。程山之翹楚也。　答施愚山侍讀書云。若夫性理之學、禧生平疎於治經。儒先之書間一瀏覽。未嘗專意討索。而嗜欲深重。所謂耳目之于聲色、口于味、四肢于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其氣質。又性疾僞儒。每恥言行背馳。是以粗有撰述。皆不敢依附程朱。謬爲精微之論。自甘暴棄。固宜見絕於大君子矣。

五年丙午四十三歲。歲旦作試筆詩。

〔詩集〕丙午元日得日月雙環箋試筆詩云。龍乘雲。蛇乘霧。雲霧冥冥下有馬。神馬日萬里。汗血如火赤。直走扶桑西逐日。日月代出。如環不息。

夏四月上書益陽郭天門先生、述爲學之志。

〔文集〕與袁公白簡云。弟年踰四十、天質孱羸。度更十年、雖幸有遭逢。氣力已衰不足辦事。爲今之計。但當酌古準今俟之其人。庶幾火盡薪傳。身死無恨。舊年與郭天門先生書、略盡二十年爲學之志。　上郭天門老師書云。丙午四月既望、門下士魏禧九頓首奉書天門夫子座下。伏聞先生勁節清風。老且彌高。著作雄奇有臨碣石觀滄海之概。禧以衣食無聊授徒于建昌之新城。因得交湘潭

王山長。山長才氣俯視一世。眞楚風也。讀了葊集。見其與先生往還書。禧不覺正襟肅與如對典型。乃藉手山長奉書于左右。古人有言、有文爲不朽。今海內狼藉爛漫。人有文章。卑者誇博矜靡。如潘、陸、謝、沈。浮藻無質不足言矣。高人志士。寄情于彭澤之篇。發憤于汨羅之賦。固可以興頑懦垂金石。禧竊以爲非其至也。文之至者。當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飢。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爲來學所稟承。上爲興王所取法。則一立言之間而德與功已具。然禧以爲傳之以文者。猶不若傳之以人。邵子曰。人百二十年之物。故人壽有盡。而以人傳人則無盡。今夫寒食死灰不能蒸鳴鷄之羽。然人得以除冥而熟食者。火藏于槐柳、雖沃竈滅燭。終必可得而然。昔文中子老死河汾。其學得房杜之徒而傳。武德貞觀之間。仲淹猶有生氣。龐德公之隱也。從子爲南州冠冕。諸葛公每拜牀下。其所造就此二人者當必有道。二人遭逢昭烈、則德公可以入鹿門而不返。故曰以文爲不朽者非其至也。　代上某撫軍書云。某竊以爲士不立品者。文雖貴實賤。士不適用者。文雖切實浮。君子雖愛之賞之。不過如鸚鵡之能言、孔翠之羽毛已耳。嗟乎。文人方自恃其文爲撑天地、光日月、流川、峙嶽之物。而君子乃等之於禽鳥耳目之玩。不亦大可哀耶。　答李叉元簡云。吾輩穀食詩文。欲以文章接壽命。使

身死而名存。自是本念。然士生今日。所可爲當爲者正非一端。雖文駕班馬。詩驅李杜。尙是第二層三層事。　研隣偶存叙云。古今之文有有意爲之而工。有無意爲之而工。古人有言。文至無心乃傳。其說何也。天下未有以無心而爲文者。故曰、言者心之聲。使其無心。則文之可不作也久矣。而惡乎勤勤然著之爲書。且以傳于天下後世。然後知所謂無心乃傳。無意於傳之。而非無意于作之也。有意於必傳。則將歆然有求知於天下後世之心。求知于天下後世。則其爲文也則將就其所好避其所惡。而不敢毅然孤行其意於天地。又或故爲詭特駭異之說以懾天下後世之人。嗟乎。是二者之文。雖使幸傳於世。而自有道之士視之。則亦猶夫駢枝贅疣之附於身已矣。　〔日錄〕謂門人曰。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是世間不可少之文。余覽古今文集、若一連三四篇中不見一緊要關係語。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然要揀正大道理說。又有二病。一是古聖賢通同好語掇拾敷衍。令人一見生厭。惟恐不完。一是眞正切要好語。卻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相涉。卽不必言淸行濁、立意欺世盜名。亦未免爲識者鄙笑矣。　與朱秋厓論文。爲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

與陳元孝論文云。作文須先爲其有益者。關係天下之文。雖名立言而德與功俱見。亦我輩貧賤中得志事也。文所以可傳中必有物。其文能自傳於世。非世之能傳之。辟如沉水之香精液結聚自不得朽。生速黃熟則不能。故作文立意先求爲世所不可少。則自然卓犖而更力去常格常調。勁挺老健。則雖未盡合古人法度變化。要亦必爲可傳之文矣。　謂子弟曰。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如言依忠孝。語關治亂。以眞心朴氣爲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華鮮實。妄言悖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專一向速朽處着想着力。而日冀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

六年丁未四十五歲。春二月居山中。

〔文集〕吾廬飲酒記云。吾廬左瞰三巘峯。前俯石閣。開門攀山來几案。主人坐而延之。是於月夜爲良。丁未仲春月望。同新城涂宜振、家伯子、季子、諸子世傑、宜振從孫尙葎、夜飲前楹。月益明。遠山四周塹若堤岸。烟月沈浸空濛。下視閣影。若巨石巑岏立澄波中。時諸人馮闌相對。寂寥無聲。彭躬庵負杖獨來。翛然若遊魚出于水際。余顧彭子曰、樂乎。彭子漫應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諸人乃大笑。

皆曰良會不易得。更索酒飲盡歡。久之、聞巘中兒啼聲。淒淒然若杜宇鳴夜半。於是宜振病新愈。明日復病。雨沈沈不休。天霽而余同二涂之新城。

三月授徒新城。編左氏兵法。

〔詩集〕丁未三月、授徒新城。編左氏兵法。卻寄門人任安世、賴韋、吳正名詩云。霍不學古法。趙徒讀父書。規矩生神明。膠柱斯爲愚。任生好權略。惜哉僅芭苴。左氏入麤細。萬變出其樞重疃不足學。成敗竟何如。夜夢韋獨來。赤腳上階趨。諸生飯東楹。揖之食有魚。云師講左傳。願得陪坐隅。嗟汝二三子。傷貧徒衣且。〔日錄〕余撰左氏兵謀、兵法。或問左傳兵法與孫子異同何如。曰、左傳是孫子注腳。

閏四月晤藥地大師於新城天峯寺。

〔文集〕送藥地大師游武夷山叙云。丁未閏月師自青原遊武夷。還路新城。招晤天峯寺中。時余以授徒閉關。竊出痛談一日夜不得止。余向與師相見有猶龍之況。今別師七年。胸中新語勃勃不自遏。明日師謂涂澹庵曰。冰叔昨與吾夜談。燭見跋。神采益壯。聲如洪鐘。余方病喉痛不能言論。輟講席已數日。及見師談不倦。喉且頓瘥。獨恨身羈課誦。不得從武夷游。

七年戊申四十五歲。春二月授經勺庭。

〔梓室文稿〕左傳經世跋云。戊申二月、家叔父居勺庭。授經石閣之下。門人童子侍講席而坐。布席丈有幾尺。〔文集〕答楊友石書云。弟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於屋。高竹成長林。庭中有周軒曲檻。檻前方池二丈。池上有露臺游眺之樂。弟每自念家日貧舉債日重。教授所得不薄。不足以償舉債者子母。而性好治屋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是安所取資。惴惴然恒懼不免。

夏五月髻山宋未有先生病卒。秋八月十日設位以哭之。

〔詩集〕戊申八月十日哭匡山宋未有先生詩云。林子湖東歸。貽我書一紙。爲言宋白石。五月中風死。我夜十數驚。天明推枕起。盥水白衣冠。雙燭炤素几。剪紙爲明旌。上書宋貞士。立哭拜不興。哀聲動林木。堂下立門人。拜跪偕諸子。天峯楊友石。君與同游止。惟君猶張弓。楊子直如矢。我當志氣衰。心以二君砥。嘆息斯人亡。又弱一个矣。三月蔡生來。君手寄我書。謂我長議論。偏峯當刪除。君體近益醇。于用無乃迂。向者論尸復。(與甘健齋論祭尸喪服爲不可去。)勇於信宋儒。才識貴明達。漢唐足兼須。度此報書至。君死月已踰。憶昔初定交。朝日出匡廬。陪我棲賢遊。林子相與俱。更逢吳稽田。結交無躊躇。天心

厭志士。行恐轉溝渠。寒木畏春風。後死當何如。

鈔左傳經世成、二十三卷。

〔文集〕左傳經世叙云。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于史。禧嘗以爲尙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蓋于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弒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効。至于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于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愬曰

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註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于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答汪舟次書云。禧二十年來殫心成左傳經世一書。嘗就正有道。謬許爲二千餘年所僅有。此書非數百金不克登板。足下交遊廣多好古有力之士。其亦不待百數十年而有穆伯長乎。　復都昌曹九萃書云。禧生平竊好左氏之文。十年殫心評註。具成左傳經世一書。有所謂黑肱辭邑者、其論旨與足下約略相似。又云。禧于左氏之文以爲足致實事者十常七八。故篤好而深嗜。黑肱一篇亦全豹之文也。　〔魏興士左傳經世跋〕秋八月命門人四五人更授左傳經。世于是鈔其精且要者凡三百有餘。篇予小子傑亦庶幾

得手書而讀之。叔父少好學。年十一出交州里與鄉先生游。年二十有一而丁國變。閱世至今凡三十有餘年。而天下之大變、大故、可驚、可愕、之事、雖身百歲所經歷未有過于此一二十年間者。故其于人之情僞、世故之變、所爲博觀而熟慮之者、則無不于左氏相觸發以得古人深心大略于立言之表。然後知經世一書、非必于左氏得之。而特于左氏發之者也。是書也歲乙巳叔父講之以授門人。丁未又講之。迄今反覆論議而猶若不能盡其所至者。〔曾青藜序叔子文集〕叔子又自言、吾于史漢敘事法未能得其要領。而最好左氏。間發其微言大義、成左傳經世一書。〔姜宸英序懷葛堂集〕友人寧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治亂之迹。以迹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略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

冬十月易堂李咸齋先生病卒。

〔文集〕李咸齋私諡議云。李咸齋先生諱騰蛟、字力負。于易堂爲長。諸子皆兄事之。戊申冬十月、先生病終於三巘。諸族友姻朋友弟子皆哭失聲。既大殮。衆相與謀曰。後世匹夫之有令節篤行者時人多私爲之諡。亦以補朝典之闕、表幽潛之德也。語曰、蓋棺論始定。跡先生生平其可以諡。于是易

堂友弟魏禧揚言于衆曰。諸君子言是也。先生當乙丙間除諸生籍。二十餘年非法之服勿服也。非法之人勿見也。可不謂貞乎。性誠厚愛人。與人煦煦然若惟恐傷之。雖子弟門人犯之勿較。可不謂惠乎。于是堂上皆應聲曰、然。于是私諡曰貞惠先生。

是歲作書答門人李作謀言生平志趣所在。

〔文集〕答南豐李作謀書云。僕生二十一丁國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峯天峯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為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為性命飢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為途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峯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

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而薪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于得人。頃者髻峯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成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愼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共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常。言大而夸。井臼乾餱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怵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在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十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

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焰焰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饑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強立之年則委靡沈溺。而向時之志氣熠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囘。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已。

八年己酉四十六歲。春正月居山中。夏五月辭翟韓城幣。

〔文集〕答翟韓城書云。己酉五月禧頓首。禧伏草土之日久矣。年少善病。二十後益困羸。遂謝場屋。又自知錄錄無足舉。似公卿貴人不敢以名姓自通。然□潤九里漸濡三百里。執事弭節芝城。禧竊得被其風教。既於姊壻丘邦士具聞執事好士如饑渴。以當世自命。所自處處人皆在牝牡驪黄之外。願望見顏色。自昔至今既念子輿氏尙友之義。則同此天地。千里萬里自有偉人傑士精神氣魄默然相感召。雖不必聞名姓如執手於一堂之上。況必區區謀面然後愉快。頃者。伏承過聽。五千里遣使辱以書幣。惶愧悚息。行常整毛喞嚮。策其駑鈍以副知己。獨是貞疾不瘳。頗艱跋履。膝下無一尺之男。室有瀕死之婦。比年以債食授徒新城。去家山不過四百里。亦且倏來忽逝。教事不終。今歲

主人以鄉試之役。又復強而致之。語云、獸鹿惟薦草而就。是用拜書反幣。罪何可言。罪何可言。禧聞野人憂君之無食而獻之芹。憂君之寒教以曝日。其事誠足鄙笑。然意則無惡也。禧敢爲不急之言以薦於左右。禧資弱才鈍。幼習帖括。病廢以來始學古文。兵、農、禮、樂、天官、地理、讖緯之學。下至醫、藥、筮、卜、算、書、畫、博、奕、彈琴、歌曲、命、相、射、弓、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技足自鳴於人。獨好讀史論古人成敗。議天下古今之變。（文集）涂宜振史論叙云、余鹵莽於經學而好論史、山居則同彭躬庵、季弟和公、頻年授徒新城、則同涂宜振、晨夕相課論、余善病嘗委頓枕席、及與三人論史、或推枕起投袂、奮步於室中、疾聲大言、聞者驚爲訢厲。（日錄）人不可不讀史、未讀時覺自已儘高、七尺之軀昂然獨上、及見前代人物、忽不覺矮矬極了、大地雖寬竟無站足之地、則又皆空言無實事。嘗笑謂彭躬庵、丘邦士曰。吾近讀留侯武鄉侯傳各有所得。二人問所得維何。曰、於留侯得善病。於武鄉得食少耳。然博觀古今成敗則亦有可言者。方今天下休息。年和穀豐。萬里昇平。亦何有萬分一足以厝意。聞之子范子曰。夏則資裘。冬則資絺。陸則資舟。水則資車。故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記曰。凡事豫則立。天下之事利害常兼。故有以豫成。亦有以豫敗。蟻避水以徙封。水未至而鸛已鳴於垤。鵲知來歲大風巢於下枝。風未動而童子探其卵。禧竊以爲當今之世豫備之道有百利而

無一害者。亦曰求士愛民而已矣。屏絕虛僞躁幽之士。而求深沈明達膽決之人。則不至如竇嬰郭解之以客自累。愛民而民親之。則緩急有以自保。傳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伏聞執事廉清介義無所求取於民。此韓城百萬家之福也。執事下士愛賢、亦既篤於其性矣。今夫廉者稜角峭厲。義勝者威足以掩其仁。古今賢士大夫之所同也。天下常有號安富無事。井里熙恬。而民生日蹙困於徵求。死亡於敲扑囹圄。爲仁人君子所不忍見聞者。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龔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蘇文忠論刑賞忠厚則曰、仁可過義不可過。此愚每讀路溫舒尙德緩刑書、未嘗不痛心而流涕也。且夫堯舜好生不廢象刑。漢文、景、唐太宗、號稱盛治。不能不斷死罪。傳曰。惟仁人惟能愛人能惡人。擊斷之用亦豈可少。然如古人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殺之之心與生之之功等。是故除大憝、赦小過、持綱紀、禁暴苛、束溼薪於胥吏而更弦於細民。使百姓曉然見吾心而實被其澤。則近悅遠來戴之如父母。仰之若神明。時平則歌頌興於路。禱祀延於身存。有故則若手足之捍頭目。決千尺之溪於山而注之壑也。古之聖人任天下於一身而托一身於天下。及其有爲則事半而功倍者率此道也。嘗讀子張問仁至信則人任一語。以爲君子立身處世不可不豫養其望。養

望在於立信。立信在於吾之表裏可見於人。而人無所疑。此士之出處皆有之。處者之信以不苟利祿去就、不侵然諾爲大。出者之信以好士愛民爲大。伏維執事無書不讀。無事不周知而討論之。意中所見當千萬倍於尋常。此腐儒小生之言何足一充其耳。然苟當緩急奇謀祕計之所不及施。則其言未必無萬一足用。蓋芹曝之說施於肥甘輕煖之日則鄙而笑。會當饑寒雖王公亦有時可取。不審執事其終以爲野人而吐之也。外上郭天門先生書、左傳經世敘、吾廬記、門人熊養及字說、以補報書所未盡。惟稽學無所短長。稍知執筆爲文。李太白嘲魯儒云。問以濟時策。茫如墜烟霧。無已故終以文章進。處士虛聲今古同然。執事卽有以知其不可用矣。臨書惶恐。

秋八月客南州。

〔文集〕中秋與富平李天生書云。僕隔絕五六千里。僕不得往。足下不得來。不知何時得相見一窺足下前後用心所在。然僕竊謂考古以用今。練事以驗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可死。此數言者度足下亦不以爲河漢。而求友造士二者爲尤大而急。僕生平一無所長。二十餘年休廢山中。教授外不能荷鋤把釣。因得留意於文章。如留侯論左傳經世序。與郭李二書、熊黃兩門人字

說、皆僕志趣所在。足下覽之。定有以知其得失。

附〔文集〕吾廬記云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闔門之內選耎趦趄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遇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強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強之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　留侯論云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仇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illegible]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讎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讎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于楚夫立六國損于漢無益于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與楚可滅而韓之讎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因亦欲得韓之土而事之然韓卒以夷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于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爲子而天下載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過矣　熊養及字說云門人熊頤字養吉冠石先生曰君子合萬物以爲養故能自養更之曰養及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句庭氏曰及之道大矣哉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頤欲自儕于賢求爲聖人之所養則所以及民之道不可不講已漢高帝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大易言養而或者疑之夫養賢以及民此大蓄之後所謂吏稱其職民安其衆也草創之際羣雄並驅日斬殺其民以倖一勝而有識之士知非天心所與則相與交臂去之故入關之役諸老將曰羽暴掠不可使沛公長者宜遣而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然且得地而棄其民土田荒都邑路貨粟無所出民饑不得食國貧而困則賢人無所依是故袁紹仰食桑椹而下多離散曹操屯田許下而士益歸或曰高帝一見

韓信而授以大將。一見彭越驟布而授以相國。飲食供具如王者。捐三十萬斤金予陳平而不疑。漢定天下。息兵休民。烟火萬里。本高帝養此數人力也。則易養賢以及民之說也。黃聖木字說云。黃君名楷仲。舅氏字曰聖木。按周公陵木曰模。孔陵木曰楷。言四時不凋落。柯直不歧。可為模楷法則也。制文字者因木以命字。抑字初有此義。取以命木則未之考也。木者春德。於性為仁。聖仁為大。木質故生而不窮。故聖人曰剛毅木訥近仁。雖然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聖然後可以模楷萬物。黃君從之矣。

九月初四夜夢與兄伯子先生論文。

〔日錄〕己酉九月初四夜夢與伯兄論文。達旦醒而錄其記憶者。予云、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聞閱歷人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深味。或於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伯兄云古人一字不輕下。一語有幾層曲折。四面玲瓏。〔文集〕與王若先簡云。日讀西漢文殊歎息。大須熟讀唐宋八家乃見其妙。文似無間架無鍼線。然錯綜曲折照應牽拂最巧妙。但文古樸法不易見。非如八家起伏轉折徑路可尋耳。拙處愈雋。生處愈韻。樸處愈華。直處愈曲折。粗俗處愈文雅。前輩嘗云西漢風韻。今人但以龐厚當之。流為凝重肥窒失之遠矣。東漢文高者一二足追配。弊薄輒流六朝。特魏晉中不乏佳趣。如詩盛唐之有晚唐也。古人文開卷便益神智。客難、解嘲、答賓戲、釋難之屬作者乃如嚼白蠟。述倣者使人還作惡吐嘔耳。後人倣艾如張、君馬

黃、吾望見篇題便知了無佳作。急手翻過去也。　孔正叔楷園文集叙云。夫五經之文五岳也。屈原、莊周、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五丘也。天下之山必五嶽五丘。非是不足名山。及讀柳子厚黃溪、鈷鉧潭、西小丘、袁家渴諸記。則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雋之氣。未嘗不與五嶽五丘並名天壤。　季子文集叙云。季子文則近柳子厚。子厚少好文選。所爲山水記造語之奇多從漢賦出。諸大篇、即如封建論屛澗疊嶂。峭曲衍邃。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成。又云子厚駁復讎議、寄許京兆、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爲難工。　讀宋李忠定公集云。王文成奏議剛健精明。昭昭然若日月之經天。忠定奏議雄深曉暢。浩浩乎如江河之行地。古今排偶之文。能使事情剴切者惟陸宣公耳。讀公乞罷僕射諸表。但有過之無不及也。〔日錄〕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不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　韓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歐文入手多配說。故委迤不窮。相配之妙、至于旁正錯出幾不可分。非尋常賓主之法可言矣。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

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爲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翺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于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豈天下之運必有所變。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數千百年以至於今日。天下尙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文集〕答孔正叔簡云。善爲文者以六經爲寢廟左史爲堂奧。唐宋大家爲門戶。然讀左史則欲去其誣濫不經。唐宋大家則欲去其偏見卮言與文士之谿徑、才人之氣習。夫非以求勝古人也。後之學者必有以勝古人。而後古人可學而至。故曰、智過其師。乃能如師。卑卑而守之。循循而效之。雖聲貫並至。其去古人則已遠矣。　張無擇文集序云。儒者之文沈以緩。才人之文揚以急。文人之文文勝其質。學者之文質勝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　宗子發文集叙云。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

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以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　八大家文鈔選叙云吾聞史記爲太史公未成之書。使太史公而在。當必更有改定。安見韓蘇諸公于其文遂謂一成不可易也。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於吾一人之身。其尙可以爲人乎哉。　溉堂續集叙云學古人之文者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爲其子孫。不當爲奴婢。辟如豪僕失主人則倀倀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肖其祖父之處。余又嘗謂善學者心日進而不已。然造詣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非有進于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日錄〕與丘而康論文。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紆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開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　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當由何道。曰。平時不論何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沈酣偏歷、博采諸篇刻

意體認。及臨文時不可着一古人一名文在胸。則觸手與古法合。而自無某文某篇之跡。蓋模擬者如人好香徧身便佩香囊。沈酣而不模擬者。如人日夕住香肆中。衣帶間無一毫香物。卻通身香氣迎人也。　與陳元孝論文云。人不可一事無師友。即文章小技所藉訓正亦多。但念孤居無師友何時得自知工拙。則試以此置之秦、漢、唐宋大家中。其命意、立格、遣詞、入得伴否。人從暗中摸索不分別否。果其入之無分、而篇句全似某古人。从擬爲某古人文。則亦非其至也。入之古人中不可分別。從蹤跡其似古人某篇又不可得。則思過半矣。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婢。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爲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　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林亭沼、悉可圖畫。其奏劄健樸刻切、終帶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爲清渠、瀦爲池沼。子由如晴絲裊空、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娓娜而下。介甫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澤春漲、雖漶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敍乃特緊嚴。然諸家亦各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醜圖

矣。或問學八大家而不善其病何如。曰、學子厚易失之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子固易失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撰。老泉易失之粗豪。病終愈于他家也。　門人問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犂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奸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雖有孟子知言。亦孰從而辯之哉。

冬十月客新城。聞門人李作謀死。遂至程山哭于其家。

〔文集〕曾庭聞文集敍　告李作謀墓文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

九年庚戌四十七歲。春二月如南豐哭門人李作謀墓。三月至新城。夏四月自新城復至程山。秋九月與西陵登高之會。

〔文集〕登高集敍云。庚戌秋山陽黃大宗游西陵。九日爲登高之會。游未暢。大宗乃倣古爲展重陽

客集而天雨。大宗曰。吾再展以日二十九可哉。期日舟徒雜進。諸名士聞風來會。三會皆有詩。

重登燕子磯。

〔詩集〕庚戌九月雨後重登燕子磯。見伯季舊題悵然有懷云。怪石孤亭立太虛。江山無恙獨愁予。不知故國幾男子。剩有乾坤一腐儒。東壁數行留雁字。西湖八月斷魚書。時伯季在浙。重陽最是多風雨。兩地登臨總未殊。

冬十月客廣陵。十一月自廣陵歸、作大鐵椎傳。

〔文集〕大鐵椎傳叙云。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游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是歲有與徐孝先手簡自明素志。

〔文集〕與徐孝先簡云。弟知孝先久不得直。竊用惆悵。春杪接甸兄書。傳述誨言。懇懇以古人望我。感激何可言。弟閉戶十八年始出遊。交東南賢者。歸又八年而出。出處取與間、常兢兢恐失山中面目。而交遊勢不得不雜。文字酬應不得不多。乖違本志遂亦不少。杜子美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

濁。每念斯語。展轉生媿。始信浮沈之際大是難爲。此後益當因明訓加毖也。天下陽氣孤微。正人日衰落。同志之英不彼此砥礪夾持。坐令棟撓柱折。先生蓋爲斯世愛惜人才。不獨私厚於弟也。

〔文集〕涂太君七十壽序　封禹成五十壽序　跋嘉興高念祖先世手跡卷後

十年辛亥四十八歲。春二月舟阻三墩。寄書諸子世傑論文。

〔文集〕與諸子世傑論文書云。汝近於古文已得徑路。至入門庭窺堂室則視學所至耳。汝勇於學吾文。亦要知吾文所不工處。吾少工時文。遂術增熟。稍一放手。時弱之調便湊筆下。又天姿短不能多讀古書。讀輒就遺忘。以故疎薄不能博洽。出入不窮。又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潛之性。不能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則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吾文集頗工論策。吾每謂文字古人格調已盡。無復更有。唐宋大家率皆割取甘腴。特出意煎烹發俎成味。譬猶蜂采百花爲蜜。婁生聚五侯之饌爲鯖。然以蘇氏父子論則古當不有是。不謂開創殊不可得。吾諸論亦私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吾策文田制封建奄宦等文不立規格。汨汨浩浩雖文采不逮鼂賈。亦竊希賈長沙、李忠定。其他文工拙雜呈。有學不足學。汝當以古人分別之。吾成集不能多汰。故吾前叙宗子

發言文章要在積理。吾所見地如是。非曰能至。日錄是吾積理之書。後輩足可玩味。要如窶人數家珍先代留遺不無好玩。而瓦釜腳折鐺亦充十指所伸屈。吾少好左傳蘇老泉。中年稍涉他氏然文無專嗜。惟擇吾所雅愛賞者。至於作文則切不喜學何人何篇目。故文成都無專似。孔子所謂不入於室意當在是耶。汝學文須學古人文。不當以古人子孫爲祖父。然同時人情事相比近。吾可得知用意力處。艱難所在如見大匠斲樸易爲工巧。吾吮毫久不就。就了不異人或苦繁多求淸省無處。又當轉收左右礙滯。計乃無所出。譬猶誤上峻石。臨浪沸之水。面白筋弛。慄不得下。見能者掉臂引足武之所布皆有尺寸方法。達於平地。豈不遂暢。故學今人文有功速於古。何者以此也。便不當視今人爲準的。則子孫之說吾又故言之。舟中日視吾兄論文數十則最得大意。其天姿高乃都於近人近情處。故爲特妙吾前後與陳元孝論文及他書論中。汝采掇附之與兄弟共觀習。令不勝人亦成吾一門之學。初八日舟泊三墩。隔會城數百步。阻風不得上。書此寄汝。又因歎文章難到家處亦如此。不在多也。辛亥二月叔父書。　與彭躬庵簡云。今之爲古文者止知工句。次則工格而不知工意。學者須先工意。次及格。又次及句。及其將成也所難工者反在句。蓋意格到則俱到。而一篇止一

意格。句則自首至尾千言百言無不須工。譬之貧家。意格。猶製衣服。一衣可衣數年。句如辦柴米日日闕少不得。而句之拙者又能累意格不工。譬如人絕柴米幷將衣服典鬻去也。寄諸子世傚世儼簡云。作文貴先立意。不必求異。但須有獨到處便足異人。然既有好意須思此意如何方能發得透確。用何陪賓。用何引證。前後當如何位置。一一要合古人法度。文成乃粲然可觀。學文堂文集叙云。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蓋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者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意。譬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决機兩陣、至一令一號。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以成功。否則因題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每自相抵牾。而觀者回惑捍格。無所得其根本。〔文集〕答毛馳黃簡云。今天下家殊人異爭名文章。然辨之不過二說。曰本領。曰家數而已。有本領者如巨官大賈家多金銀。時出其所有以買田宅、營園圃、市珍奇玩好、無所不可。有家數者如王謝子弟容止言談、自然大雅。有本領無家數。理識雖自卓絕不合古人法度。不能曲折變化以自盡其意。如富人作屋。梓材丹雘物物貴美。而結構鄙俗。觀者神氣索然。有家數無本領。望之居然史漢大家。進求之則有古人而無我。如俳優登場啼笑之

妙可以感動旁人。而與其身悲喜了不相涉。然是二者又以本領爲最貴。王謝子弟枵腹清談。無當實事。固不若巨宦大賈溫飽自養。且可出其餘財上佐國用、下業貧民也。　陸懸圃文叙云。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譬諸規矩。規之形圓。矩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爲橢、爲璧、爲眼、爲倨句磬折、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爲方圓。能不爲方圓。能爲不方圓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法一再用而窮。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今夫入墳墟履鬼神之室。明神肅森拱挺異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經之法、頰、胲、廣狹、股、腳、脽、尻、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卒以爲不若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故也。今夫山屹然崱屴、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法也。瀉水于盂。盂方則方。盂員則員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爲法。水以善變爲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注於窪、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　十二硯齋記云。魏子曰、今夫文章有律呂之聲焉。有春夏秋冬之氣焉。皆十二之數。聲盡乎陰陽。氣備乎四時。則其變化不

可勝窮矣。夫日數窮於十。子又加二焉。是以配而益多。生而無窮。此文之法也。夫文章之道多銳者易折。善動者易流。故必運動於靜。藏銳於鈍。此聖人之愚色。書法所謂如畫沙如印泥者也。此文章之法也。〔日錄〕與子弟論文云。文之工者美必兼兩。每下一筆、其可見之妙在此。卻又有不可見之妙在彼。譬如作屋。左砂高聳。右砂低卸。必須培高右砂方稱。拙者鑿土塡石。人一見知爲補右砂之闕。巧者只栽竹樹、令高與左齊。人一見只賞歎林木幽茂之妙。而不知其意實補右砂低卸也。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明明緻應起處者。有竟不顧者。有若無意牽動者。有反罵破通篇大意、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轉處用駐法人所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沈鬱之意生。譬如駿馬下阪。雖疾驅如飛、而四蹄着石處步步有力。若駑馬下峻阪。只是滑溜將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更有當轉而不用轉語。以開爲轉。以起爲轉者。以起爲轉。轉之能事盡矣。

嘗言古文轉接之法一定不可易。或問古文轉接有極奇變出人意外處。何謂一定。曰、試將原文轉接處以己意改換。至再至十終不能及。便知此奇變乃是一定也。若非一定、便任人改換得。

與陳元孝論文云。大家

文字必能於小中見大。然小題大做便是小家伎倆。殊可憎厭。　許彭躬庵敍和公南海西秦詩曰。字字句句、拔起聳立。險秀異常。分明是一幅華山圖也。文無波瀾無轉折。卻以峰巒爲波瀾。起頓爲轉折。嘗論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盪。退之山分多、故峰巒峭起。此序亦是山分文字。　〔文集〕與門人王愈融簡云。初學古文不可急求好。用力誦讀揣摩當有好日。聖人所謂先難後獲也。又云、余作文頗敏。頃刻數紙。特搜剔刪削每句日不休。大較用工作之十三。琢之磨之十七也。爲文有驕心、怠氣、疏慢、苟足、之情皆不可以入室。及其至處。工候所到。自然臻之。嘗看大文微巧之妙。若須一一想頭布置。雖十年不能成。只信手湊拍、天機相觸。然非攻苦積久。不可妄希。　復羅珂雪簡云。懇願足下于集中省篇。篇中省句。句中省字。文章如用兵、貴精而不貴多。韓淮陰多多益善。王翦六十萬。古兵家亦少有是人。當下脫稿不無溢出。譬如春夏發生草木。豈得枝枝入畫。至書牘溫寒語尤多泛濫。史書所載詔誥疏箋未必初稿輒爾不遺一字也。〔日錄〕昔人論古文之妙在瘦勁轉。孫月峯專取淨鍊。蓋鍊而不淨、則組繡之華非金鐵之剛也。不瘦則不得勁。轉而不勁則氣流。便所謂瘦。非寒儉也。物之華美莫過金玉。然石肥而玉瘦。銅錫肥而金瘦。惟瘦故重。重

故貴。知瘦之不妨華美。則知華美不瘦之不足重。故文之眞能簡者。有汰句鍊字以短節勝者。而蒸蒸汨汨。如霞起潮生層出不窮。亦不害爲簡。蓋能刪餘意支言。及人人所能道及、不必盡言而意自見者。則雖篇長而無漫語。語多而無冗句。句長而無衍字也。　嘗論古人文法之簡。須在極明白處方見其妙。簡莫尙於左傳。然如宋公靳之等句須解注者不足爲簡也。門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曰、如秦伯猶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格法既高。只一猶字讀過便見五種義味。孟明之再敗。孟明之終可用。秦伯之知人不以再敗而見棄。時俗人之驚疑。君子之嘆服。皆一一如見。不待注釋解說而後明。如此乃謂眞簡。眞化工之筆矣。　東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此可得學簡之法。然句中刪字。篇中刪句。集中刪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于將作時刪意。未作時刪題。便省卻多少筆墨。能刪題乃眞簡矣。　善改文者有移花接木之妙。如上下段本不相干。稍爲貫串便成一氣是也。有改頭易面之妙。如原本說寒。將要緊處改換翻成說熱是也。深味此法。于自作文亦增多少境界矣。

夏四月客揚州。渡江遊金焦。

〔文集〕游京口南山詩引云。辛亥四月予客揚州。李礪園招游金焦。宗子發欣然從之。既渡江。大風

江淡揚埃。白浪拍山腰。兩山微茫若被煙雨。乃游南山。經鶴林、招隱洞、夾山、八公、諸勝。予家金精第一峯奇石四十里。岩洞窈冥怪詭。視南山無足當意。予欲反。李子強予終遊蓮花洞。天適雨至。則山石峆岈。菡萏側垂。露房綴的雨濡濡如晨風滴露。蒼崖上開千瓣白芍藥一枝。洞口立小石峰。古梅樹佶軼偃蓋。倚峰陰洞。梧桐高百尺孤生石角。雨益下。山僧進櫻筍。二子據案作詩。無紙各以白磁碟起草。摘玉簪葉書之。予方倚梧下作礪園種竹圖說竟。而二子詩成並工。予遂不更作。引其篇端云。

五月飲集廣陵寓室。

〔詩集〕辛亥端陽前一日。禹航嚴公顒亭招飲廣陵寓室。同集者長安王築夫。三原孫豹人。歙縣程穆倩。休寧汪舟次。泰州鄧孝威。嘉興計甫草。吳縣浦潛夫。吳江董方南。錢塘章淇上。孫嘉客。居停主人、雲南朱雲卿。飲酒甚暢。既罷。甫草曰。是不可無作。於是築夫豹人並久僑廣陵。咸謂予江右地最遠宜倡。同人各寫懷不限格韻。

六月客毘陵。交高士惲遜庵。

〔文集〕惲遜庵先生文集敍云。辛亥余客毘陵。先生與爲忘年交。

秋九月訪濳夫李天植先生於平湖。

〔文集〕與周靑士書云僕前同沈進之往乍浦觀海中日出。遂因周雲球交李濳夫先生。濳夫名天植。崇禎癸酉登賢書。今年八十二矣。甲申乙酉以來、禿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人。家奇貧。無子。又病疝氣不能二三百步行。久坐下墜。嘗日仰臥讀書。門無三尺之僮。廚無爨婢。獨老妻在室頹然相對。無所得食、亦已明矣。方僕往見自槃跚執杯茗。不能具飯飯客。雲球移酒一壺四盌一盂飯來就。得覓兩三時坐。濳夫耳聾。於粉版作教。使客以墨筆書所言相酬答。語僕云。身僻處海濱無知識天下豪賢。因問比交游得幾何人。僕乃疏先後諸君子姓字版上。及自道出處。濳夫輒視予而泣。又出所著作令僕觀覽。嗟乎古書傳所稱高士以苦節爲可貞。吾黨讀書、恨不生與同時得解推衣食爲榮幸。今親見斯人饑餓瀕死亡、無以相救恤。則亦傷已。家居常應人索書。僅有筆二枝墨寸餘。皆苦惡不堪用。檢篋中得二枝筆已磨墨一片貽之。奉銀五錢、暫具十日食。濳夫五反。僕曰、是非盜跖樹也。然後受。臨別相拜灑涕。濳夫尤哀曰。子還山吾終古不復見子也矣。僕出門惆悵頻頻回首望之。

門闔然後去。既念潛夫老病。死旦暮間事耳。決不得殯葬。僕隔四千里。今又無能贈。乃以屬脩關曹先生。先生曰諾。而屬進之于雲球處。候平安。抑古人有言、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此豈獨人子情然哉。戚屬朋友皆然。謀其死不若先謀其生也。頃酒間語及曹先生暨足下。慨然作悲。敬欲聯數同志爲挨月供。使高士夫婦不轉溝壑。僕直下感激如餓得飽。明日僕之靈巖候繼公病。便往造徐昭法。匆匆刺舟未竟斯緒。伏念貧士中負古誼不憚勞苦求請以益于人者。非足下誰屬。僕重足下、非特以能詩古文已。願足下力肩。曹先生首倡率。必多應者。費度每月米五斗。銀五錢。人占一月周乃復始。力不贍者或月二三人占之。俟其考終。則應一月者出銀一兩。斵木壘土使足供殯葬。自古高人志士人之所仰。天心所愛惜。而彼方困躓饑寒、不能自聊。非必命數適然。又非才力拙不足自養。彼蓋有所不爲擇而蹈之以至是。然必欲護惜安全之者。則又天之心人情之不可解也。悲夫。潛夫先生身爲孝廉三十九年。使肯挾其才于當世。何必不富貴。肯妄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何至貧困如此老且死而不悔也。雲球與潛夫望衡而居。乍浦去平湖不三十里。士君子必知潛夫當有同斯謀者。足下幸抄此書一通托進之寄雲球。僕不及更作。潛夫古之難衣食者。然吾輩

設誠將以禮敬、亦有可受之道。附壬子七月自記云、余訪徐昭法山中、索示近作、見此書、昭法曰、君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子愛人以德、君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頃沈進之來云、周雲球致予此意、李先生堅謝之、而先生亦于今三月棄人間矣、予且痛且愧、眞淺之爲丈夫也、

冬十二月返廣陵。寓張九度家。

〔文集〕壬子與門人賴韋書云。吾去冬于揚州買一婢身閒。垂一年抱子之信殊不有。姑聽之知相關切爲道及。

〔文集〕一石山房詩敍　伯子文集敍　季子文集敍　京口二家文選敍

是歲與秀水竹垞朱彝尊先生定交于江都。

〔曝書亭集〕看竹圖記云。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水。錢塘戴蒼爲畫煙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

十一年壬子四十九歲。春客毘陵陳椒峯家。夏六月至吳門交高士歸元恭莊。

〔文集〕歸元恭六十敍云。吾年未三十時聞歸震川先生有曾孫莊。抱高節。負才使氣善罵人。及數遊吳越、人頗名其狂。予願交之。而動輒相失。壬子夏僑吳門。元公聞之輒過予。予方畏暑未之報。元

公則四五至不爲嫌。每至挾其文。予亦出新舊文。二人者相攻謫其不足。予歎若元公者乃可以狂。

秋七月日錄成三卷。

〔文集〕日錄引云。余幼承父兄之教有日。長而師友誨之有日。早涉世事。讀古人嘉言懿行有日。見之聞之亹亹然有得於心則言之。已而錄之。是曰日錄。或以自志警。或語諸門人子弟。不諱其不文。取易通也。意所偶至。或文言之體雜不相附。一曰裏言。二曰雜說。三曰史論。〔日錄唐景宋敍〕云、古人致道以及人。厥事爲三。言立視功德爲虛位。然最足經久。獨六經孔孟諸書能者取制科。拙者守章句。又或綺麗以爲工。放詭以爲才。求其坊言而表行者寡矣。古人立言之義蓋無取焉。言雖工、余每廢書而歎也。康熙壬子秋于西城里見寧都魏叔子先生其人粹然圭璧也。讀其文瑩然冰雪也。交甚合。出其日錄三卷示余。余受而卒業。以淺言出妙義。以至理入人情。別是非示從違。昭昭然白黑之在目。其引人于理義。如飲江河隨量而滿。如行藥市隨病而療。有功於世道人心更有在諸儒先語錄之外者。卽以輔翼六經孔孟諸書何愧焉。余喜而抄錄弗敢私以獨善。乃付剞氏公諸天下後世。仍歸其板附先生之集。〔昭代叢書〕張潮日錄雜說小引云。寧都魏叔子先生文章道義久

已推重人倫。而交遊之廣、閱歷之多、亦復超軼流輩。凡兵刑賦役之所宜。營造興革之所重。與夫人情之公私向背境遇之難易險夷。靡不知之明而處之當。故其筆之于書者皆實事可見諸施行。非徒托之空言者可比也。既不失之迂。亦不失之泛。寧不當奉爲蓍蔡乎哉。

寄書門人賴韋具道歸計。

〔文集〕寄門人賴韋書云。壬子七月繕白。前得韋來扎。具悉規愛吾體孱欲省思慮少作文。嗇養精神爲生子計。甚善吾于文章竊自嗜好。而客外方屬筆墨者日衆。勢不得卻。故甚欲歸山中自息也。抑古人有言、有子爲不死。有文爲不朽。吾之絕續自有天命。吾姑務其不朽者。名心難忘。自知出非道不能自絕。特欲異于世之爲名。妄希古人立言萬一。然自吾得韋也、不復知爲無子。吾終已無子。得韋已足。韋言近以杵臼居市中廢學。良爲歎息。古人云、學以治生爲急命也。然此中要自有學。幸誠動意發事、以市道自砭責則眞學也。吾在外不通干謁。客揚州吳門幾二年不能束裝歸。然篤行奇偉之士交頗不乏人。他日足爲山中人道者此耳。小春和暢當得到家、爲一一消此二年間事也。

閏七月作看竹圖記。

〔文集〕看竹圖記云。余性愛桃花與竹。所居勺庭在翠微千仞中。環庭樹桃。右岡種大竹。然僅百餘个。十九歲後每令人畫像悉不工。最後命戴生畫看竹圖。戴生名蒼、字葭湄、西陵人。寫人婉婉如生。筆文秀絕天下矣。辛亥冬相遇於揚州。予方毀服急裝。而戴生爲予寫山居像。冠一幅布衣方領寬博。前後修竹萬竿。淸溪帶其下。曳杖躡履獨行而容與。予亦自驚爲絕似也。色微皙然在山中時恒如是。衣領右弛見胸、尤得神解。不知戴生何自得之。予自分固陋。生平于所作詩文。于生日。于出山還山。卽不敢乞人一言。于畫像亦然。壬子秋將歸勺庭。念友不能盡交。人情物務不能盡閱識。誦杜甫在山泉水淸。出山泉水濁。慨然太息。將復閉戶不出。獨知交中懷道執義古之忠孝者先進後進咸有其人。終焉離隔。不無悵恨于心。乃以圖尾紙請留筆墨。古者賦詩見志不必自作。諸君子自三百篇下、放漢魏樂府而止。或取義比似。或意托規勉。選意寫書。又或工繪事。一作山、水、草、木、物、器、之形亦足資教戒也。夫詞乃徵古。物取通義。言近指遠。庶幾無惡云爾。閏七月望日易堂魏禧自記。時年四十有九。

中秋讌集虎丘。

〔文集〕虎丘中秋讌集詩叙云。壬子八月余客吳門、將歸翠微峯。宗子發自廣陵獨身持襆被來送。以十三日至。十四夜觀燈聽度曲於虎丘。雲間張帶三。越九。許葵園扁舟來。與同郡沈賁園相遇於石上。明日夜吳六益、朱雪田、張梅巖、亦自雲間至。於時天助清氣。明月揚輝。綠樹華燈高下千火。肩摩之聲、砰若殷雷。既而人影漸稀。青天月正。越九移尊可中亭畔。觥籌既交。吟咏遂發。六益於是搖袂揮毫。俄成七言二律。杯酒未涼。觀者如堵。余乃反覆其詩爲激楚之歌。人聲無譁。木葉欲下。賁園、越九諸子相次詩成。長老云虎丘中秋之會往惟絕盛。比年水旱歲穀不登困於徵稅。民瘠已甚。蓋十亡其六七矣。余恨不及見此盛時。然猶有太平遺風焉。宜諸子詩之慨當以慷也。是夕也。有官吏張讌於南樓度曲者不至。帶三先生以被寒不出。亦有詩。會者自百里至數千里。故交新知。咸用欣慨。寧都魏禧序。

九月從常熟訪毛扆。觀汲古閣藏書。

〔文集〕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云。常熟毛君扆字季緒承其家學。好搜輯古槧本。考訂討論正世本之失。嘗悼五經爲萬世文章之祖。古聖賢道統治統所寓。而字義訛錯、章句倒置、莫由考定。於是頓

首告先聖。願得五經古本訓正世俗。未幾得元板春秋胡傳於書賈。丁巳已從錢君頤得元板詩集
傳。從馮君班得元板易傳義。從陸君廷保得元板書傳輯錄纂注。而禮記舊本求訪百端終不能得。
久之之震澤葉君樹蓮所。見架上有舊書。隨手抽覽則元板禮記集說也。然止八卷、餘悉逸去。扆乞
以歸。且喜且恨。於是更頓首告先聖、願得禮記之闕者。後以語何君畋。畋云曾見陸君貽謨有禮記
舊本亦殘缺。貽謨扆外舅貽典(字先勅)從弟也。扆欣然立折柬往索之、來。則適合前書。九卷以下標識
皆出一手。於是五經咸具。扆募工補綴裝潢。以五色紙分護五經。既成肆几以拜先聖。及告其先君
晉。(字子晉。號潛在。)自是每歲元旦設先君遺像則必陳五經而拜之。蓋扆先君博雅好古。多藏古本書。所自
校讎剞劂之書精工絕天下。天下所稱毛氏汲古閣書是也。扆其季子云。壬子九月禧從虞山訪扆
出藏書相示。自盥手捧五經置几上曰。扆不肖不能繼先人志。獨得此籍手報先人。若有神焉相之
者。願子爲筆記之。因隨手指示毛詩經文與世本不同者三十三字。禧惟扆少年窮經。志尊往聖。詔
來者。卒得畢所願。而此書傳四百餘年屢經兵燹。幸存不毀。以至於今。又獲全書標點如出一人。蓋
亦天下之神物也。

冬十月寄書汪堯峯先生論文。

〔文集〕又與汪戶部書云。壬子十月日禧頓首。僕於當世文章少所推服。獨見閣下文而喜。往者冒昧奉書欲有所商略。閣下顧不以未同之言爲罪。兩次相見益得聞所未聞。僕於能文士、私心汲汲惟恐其不登古之作者。蓋吾不能而當吾世有人能之。庶不使古人專美。吾亦可以漸被其益。此僕夙昔之愚也。聞者不察。謬謂僕與閣下蹈文人相傾之習。大不然矣。僕用是刻前書就正海內。試覽僕所與人往還論文書、固有推服如閣下乎。僕嘗語人、汪鈍翁得古人之簡。用能俛視一切而碑版敍事之文則閣下尤工。比者僕不自揣量。謬受蔡君九霞之請、爲尊忠襄公立傳。僕服膺忠襄爲王文成後一人。乃眞道學眞宰相也。鄙意欲詳悉鄭重以明公儒者之用。使後世可法而見諸行事。忠襄公關係三百年之人。其傳宜使整齊流示後世。古人云不能自見其眉。惟明鏡能見之。閣下今之明鏡也。謹繕寫一通奉覽。僕生平無他長。惟能虛心以受師友之教。卽文章小技偶經指摘。往往就板剗削。今刻集中行墨多空、此其徵也。僕束裝屆行矣。倘得請間半日瑣細推敲。加以删定。則先賢之幸也。　答計甫草書云。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爲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

質。薛嘗好讀侯君、姜君、及某公文。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然。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鮚埼亭集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云。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在過乎喜與哀者矣。夫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在其意中哉。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謹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薛所尤賞者又在復仇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其文甚類西京。此薛

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愚山堂詩文合敍云。士大夫之能詩古文者、數百年以來于今爲盛。予最愛吳門汪戶部、宣城施愚山之文。其他卓犖奇偉指不勝屈。今天下文多。二家獨剗除一切浮腐之言。而左規右矩與古人不失尺寸。此其所以難能也。予病廢三十餘年。不敢懷一刺一啓事干貴人。獨往好戶部文欲有所商榷。先之以書。而世不察也以爲相訾議。然頗尋繹是書。縱橫凌厲有求勝于人之氣。自恨生不學道。不能自克其好勝之私。以五十無聞之年蹈少年喜事之習。今將破焚其板。然而悔已不可追矣。　與友人簡云。昔杜子美稱李太白詩曰。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故少年作文嘗使才氣怒發。奇思絡繹。如入梓澤。如觀沓潮。如怒馬馳坂。健鶻摩空。要令橫絕一時。然後和以大雅。灑以平淡。歸於至醇。而猶有隱然不可馴之氣。不可掩抑之光。斯爲至爾。　復沈甸華簡云。天下文章最苦無眞氣。有眞氣者或無特識。有特識者或不合古人法度。合古法者又或形跡拘牽不能變化。故天下能者甚多。求其超逸絕羣。足與古作馳騁者便爲少有。〔日錄〕與彭躬庵論文。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往而不還則勢直氣泄。語盡味止。往而復還則生顧盼。此嗚咽頓挫所從出

十一月自吳門治裝南歸。

〔文集〕華子三詩敍云。吳門華子三、其人重氣誼可交。予至吳相與往返。將歸翠微峯。請子三來佐筆墨。予時寓紅板橋南樓。賓客早暮至不絕。每夜斷燈火上始得從客盥漱者幾二月。予未嘗作詩酬答人。獨作詩贈子三。子三乃捧詩而泣。及行。送予舟中相與拜。子三哭不能起。 贈劉毅可敍云。壬子仲冬予在吳門治裝歸。毅可同余溯舟上。舟大風不前。自吳門達蕪湖凡二十日。

十二年癸丑五十歲。夏四月客桂山。

〔詩集〕癸丑四月住桂山、時薄暑乍消、風微日靜、遂同孔正叔先生過前溪訪友、出畫題此云。高梧密陰垂。懸泉亂流注。借問二高士。欲向何方去。茅亭轉山椒。佳樹藏深塢。日落山蒼蒼。應在前溪住。

秋八月臥病山中。冬十月頭風疾發。十二月萊陽姜公如農、崑山歸君元公訃先後至。

〔文集〕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云。癸丑八月病傷寒。十月驟頭風發欲死。十二月又發。枕上得姜勉中學在訃。始知尊先生死矣。既又得歸子元公凶信。

十三年甲寅五十一歲。春三月水莊擁曝軒落成。始設位遙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

〔文集〕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云。甲寅三月水莊擁曝軒落成。乃爲位白衣冠以哭。書曰明遺臣如農姜公位。不靑官公志也。稍降書曰明處士元公歸君位。哭上香獻酒三四拜訖。以寓錢藉文而焚其文。曰。嗚呼。天不賴斯人。一老不憖遺。哀哉。公忠孝大節。山以東、大江南北、衣裳之士人人能言。公僑吳趨閉門不揖容。禧客吳越、先達高門亦不自通名紙。聞公賢。桐城方密之先生與禧篤。相別靑原山曰。子之吳門、不可不見姜公也。出寸紙書坊屋屬毋忘。禧廼先到公門。公欣然躧履接之。每過必具饌。予畏酒好甜食。必設寒餌滑糖。每酒具必招元公。三人者談竟日去。或使宿水樓。意志顚倒。歌哭雜有。故公與禧、相結深。嗚呼。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禧之知公也。禧僕遨元公不羈。胸中少世上人。公並與親密。元公嘗自刻乾坤一布衣語爲方三寸石印。印草稿上墨注其下曰。吾往年刻此。今見江西魏叔子當轉手贈矣。元公卒未贈禧印。然禧嘗過元公翻其稿得見之。色慍惕不敢當。未嘗不自喜爲元公知也。元公善病。又使酒罵人。吳中人時時說其死。復時時見元公吳中。禧將歸。元公持羊羹脯魚酒一尊過禧南樓。開三面窗瞻眺雲樹。曰、相見幾何。君遽去。飲不盡歡。若不勝情

者。時元公益羸瘠。氣息不壯。予私謂僕夫曰。歸先生豈其不再見耶。及行、又出贈詩。蓋贈予詩凡三矣。而再拜請曰。先太僕刻集有成。子其跋之貽我。遂去不復見。而公聞禧歸有日。數使仲子邀宿止。先是禧言束裝行。公輒涕泣或失聲氣逆上。禧有揚州童奴曰阿邗甚忠慧。嘗從禧之公食飲。公一日引前撫其頭曰。阿邗、汝主人歸。吾亦不知何日得見汝也。又泣下。禧亦相與泣。嗚呼禧遂果不再見公耶。癸丑九月阿邗死。禧甚傷之。爲墓記及此事。益念公。忽忽時淚下。公之別禧也。棹小舟獨送禧於滸墅關上。握手再拜、痛哭久之。他日過禧寓門。有高樓及春、長風千里之詩。公二子寄公年譜屬作傳。幷寫公懷贈諸詩文。然禧在吳時公皆未嘗出示。今禧病困傳公未遽成。所跋太僕集度書至元公已死五六月。慚負生死不止車過腹痛。迺者事變沓至。玄黃交野。公元公又皆不及見。江生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況死生之際大矣。嗚呼豈不痛哉。

秋九月女靜言卒。

〔文集〕祭亡女文云。維甲寅九月日、勺庭老人謹以牲醴香楮陳於亡女靜言之靈而言曰。嗚呼。汝爲吾之猶子。產於潮陽。三歲來歸。吾與汝母實撫育汝至於成人。十七而嫁曾氏。方吾之撫汝。吾夫

婦年三十有五無子。吾兄以汝爲吾子先兆。且冀汝之老大生子長孫以娛吾二人之老也。而汝乃竟夭。汝幼頻病耳與足。汝母甚劬勞汝。今汝死而汝母病危篤。汝死五日而不敢聞於汝母。吾自撫汝至今十六年。置婢妾人凡四五。卒未有子。而汝又夭。則信乎吾命之孤也。嗚呼。吾之無子命也。汝天亦命也。吾年衰不能傷於哀樂。達人任命、如汎虛舟。然終不能禁吾之執汝綿而痛哭也。嗚呼。哀哉。

十四年乙卯五十二歲。養病山中。

〔文集〕答周左軍書云。某天質衰羸。養痾三十年不通人禮。頃者。王生來山。尺書先臨。溫厚謙款、情文斐然。更復賜以青童。俾應門有人。不致米中婦聲。唐突賓客。拜德之厚。如何可言。

春三月入郡城與祀事。

〔文集〕借一亭賞牡丹詩敍云。乙卯暮春、予以祀事入城。溫子匡雲曰。吾欲潔新第來子兄弟于借一之亭。而寒雨不解亭際牡丹僅蓓蕾子能待乎。予謝不能。溫子乃爲期二日。明日雨止。又明日晴而牡丹花。同人既集。春日載暄。高樹絳桃之英沾于衣帶。觥籌既交。主賓暢悅。蓓蕾之中、綻而花者

又方四五。香氣拂几幔。客醉者欲醒不能。飲者手杯而醉。

夏六月簡陳元孝論立身出處之道。

〔文集〕答陳元孝簡云。人還得手教。具悉近指吾輩斷無優游以消白日之理。如此不出戶庭。卽何愧重繭萬里也。士君子生際今日。欲全身致用必不能遺世獨立。然浮沈二字最是難。爲浮者便浮。沈者便沈。獨浮沈之間。稍方則忤人。稍員則失己。古人所謂絕跡易、無行地難也。僕向有二語。居山須練得出門人情。出門須留得還山面目。及比年客游。虛名日長。實地漸消。雖所至譽我以高潔以廉靜。而清夜捫心慚山中猿鶴甚衆。此固勢會所使。要是學力不固。因仍苟且。陰移不覺耳。足下名高游廣。正須倍力將牢。願以折肱爲盧扁之助。至尊教立事立言、一途兩擲。此唯人所見。若志在博學宏詞與天下文人爭勝。則非窮年覽誦。博洽古今定不能至。若志立德立功之言。則琢磨行誼講求經濟皆足立文章之命。增長其氣勢。但使文足以輔吾理識而已足矣。足下天資高明。又好學問。豈當以爲難者。僕質劣于易堂中最爲下劣。然藉兄弟朋友切磋之力。雖文章小道有所失必力相攻治。如嚴師之訓其弟子。下至子姪門人動色相諍。三數十年以至于今。或有一言幾道、正坐此也。

足下北田內外、其亦崇此風指乎。天地閉塞。人才寥寥。一二志士當厚自培養、以供後進挹注。若源之不濬。數流而竭。已則枯槁。乃思潤物乎。此蓋諸君子所不能辭其責者。僕下劣亦當竭駑足以追其後也。

秋八月令人謝氏疾甚。禱于果榼山寺。

〔文集〕述夢云。乙卯予將復游吳。以婦病懼其死。去翠微二里有果榼山。齋宿往卜。辭皆大凶。八月二十七日也。又六日爲九月初三。齒痛頭風大發。右臂患轉劇。夜夢戶外大海。身臥海波上。澹蕩自得。婦戶內臥。遽呼曰。此何可臥。於是浪起數撩身。頃之浪大作。澒洞驚怖。因浪所掀。挺而入戶。醒。予甚惡之。又二日同和公入城就醫。及山磴忽失右足。墜磴數級。左足垂空。身偏側崖外。而右臂故痛不能用。左手四指急撮石壁小凸處、作勢向內。和公走下拽之得不墜。蓋翠微削立百十丈。路當山坼。下臨無極。予失足時兩目無光。神魂脫。若有自左臂倚之者。予嘆曰、是日以往皆餘年也。惟有省愆修德安命耳。

九月無錫鄒幼圃自贛州來翠微峰。

〔魏季子文集〕鄒幼圃來翠微峰記云。乙卯九月、鄒子特自贛州來。于是彭躬庵、丘邦士、林確齋、彭中叔、皆來。中叔有姻事人會者皆曰、客來何奇也。鄒子曰、予溯灘已。輒索舟中人指翠微一望見之。至寧都如至吾無錫。登山見諸子如履吾堂房而見家人也。鄒子至之先日。夜大月。至日天開晦。吾叔子嘆曰、安得月光來延吾客乎。薄暮坐匀庭中。風起雲四盡。月出如白日。池水光可見須眉。鄒子大叫奇絕。确齋新病蘊火重絮從之。相與坐中夜乃罷。

十五年丙辰五十三歲。秋、客富田。復避兵雲塢。

〔文集〕王竹亭文集叙云。泰和王子竹亭以能古文名於時。天下非常之士則獨稱其志識。丙辰秋、予與吾友彭躬庵相見於富田。竹亭且來。中道病作。已詣余金蓮山。又同避兵於雲塢。所言皆天下偉人大事，並恨相得晚。雲塢去郡城數十里。去孔道數里。時郡中大攻戰。炮聲徹左右耳。而予方叙竹亭之文。

欲展文信國祠墓、以阻兵未果。

〔文集〕歐陽介庵七十壽敍云。嘗念歐陽文忠、文信國之鄉必有遺民剩夫隱伏未見。而平居誦法

文忠之文最篤。行當求其子孫而交之。丙辰寓富田、五日。詢文氏子孫無聞者。又値有兵事不獲展拜信國祠墓以爲恨。

九月禮藥地大師爪髮塔。

〔詩集〕丙辰九月避兵過亦庵禮藥地大師爪髮塔有作。呈中公兼寄令子素北云。倉皇過亦庵。砲聲徹兩耳。逡巡憶舊遊。彷彿如夢裏。綠蘚沿堂堦。接跡交兵子。信步轉迴廊。遺塔儼然在。驚覗再拜興。淚落滴階圮。可惜雙眼睛。未及見斯事。高天飛羣鳥。瞻屋於誰止。惟師良有言。因風揚粹粗。我聞志氣人。蒼天莫能死。誰云松柏下。潛寐永不起。燈傳千古心。溪流萬里水。令子同高座。昔送水中沚家食豈無安。年歲不我以。願以高秋風。殷勤寄行奇。

十六年丁巳五十四歲。春三月居廬陵山中。

〔文集〕寄兄弟書云。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竝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尤兀兀。世儆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閭乃罷。久又自解嘗。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問也。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從山中辟兵。所住僧屋先後十

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中江閩蠭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峰。日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遊臥。衆妻妾奴婢之奉。眞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崛崎。禧獨食飲被服。綏帶躡履。恐薄祜無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家門。路頗難。絕筍輿處曾接日行九十里。雖撞脛骨跛。是平生未慣也。乃復轉徙。頗有主人。今住庵老壯僧兩个。多空屋潔敞。門外左右山環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大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庵在萬山中。五里先後無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傭奴燈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于天下。後顧孑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牽外事。即席不煖。兄好閒多繙羣碎書。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膽寫胸間宿意。文

不新鮮。此非必捃拾事故窮辭綴調、用所日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日花葉、本著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禧亦自矢假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出遠。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禧須白齒豁。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悽愴。近爲蕭小翮敍五十云。孟昉小翮兄弟二人。孟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賢聖豪傑更萬輩。欲于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禧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意讀書。且負石田耕耘。與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相殷懃。特其風氣托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于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專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做行後頭齒作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須。晨醒展席上。性如強蟲好自撥捋。髀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皙。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兒輩少壯正好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

獲物。吾既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來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誡謂渠猶恒進銳退速。作止不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說因病絕粒。病止須次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情緒談譃、了了昏旦。甚不可也。寓山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舡如纜拽腳下翠微。東西所之。歸早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丁巳暮春日廬陵山中穉白。並示兒翟及勺庭門人。

秋七月至揚州。冬十月自廣陵之吳門。是月十四日、先生兄伯子先生死于韓大任之難。

〔文集〕先伯兄墓誌銘云。丁巳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竄寧都之上鄉。兵寇十萬遝至。蹂躪甚。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吾不信也。當事以屬伯。伯既痛桑梓之禍無有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爲當世豪。亦欲有以全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兵遽從東路逼大任營。大任遂疑伯賣己。辭不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構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拔營走降閩。伯遂遇害。年五十有八。時牆方客維揚。

十一月初五兒子世傑殉之。

〔文集〕兄子世傑墓誌銘云。歲丁巳十月十四日。伯兄旣爲韓大任所害。時予客廣陵。世傑從季父夜奔上鄉。奉遺體以歸。殮於翠微山麓。其初訛言不一。及細驗私處皆合。世傑於是長號踊而呼曰。天乎天乎。拔佩刀自刭。人強持之者再。遂握拳搗其胸。死血入少腹。腹痛僂不能立。呼號二十日死。蓋十一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年三十三。先是三年嫂以病終翠微山。自初喪至虞世傑直立處淚滴地下皆成泥。至是又以死殉父。世稱爲孝子不誣云。

十二月客無錫。始得伯子先生凶信。遽南歸。

〔文集〕南北史合注敍　樹德堂詩叙　耕廡文稿叙　哭吳秉季文

十七年戊午五十五歲。春到山中。

〔文集〕哭吳秉季文云。明年春到山。乃知兄子世傑以父死非命哀逾節距二十日而死。又三孤孫幼穉。乃留身教之。哀痛之餘。精神沮喪。心賀亂。不復意人世事。

二月初五日爲文哭伯子先生。暨兄子世傑。

〔文集〕祭伯兄文云。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叔弟禧、叩首椎膺痛哭陳哀於吾伯兄之靈曰。嗚呼。哀

哉。痛哉。天不可信。吾兄遽如是以死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兄卽考終命。吾與季弟如割肢體。况遭此慘。聞訃之日幾不有生。然痛定之後。與世傚反覆推尋。猶冀有萬一之異。及抵山麓。而兩棺且儼然矣。痛哉。痛哉。吾邑百年以來未聞有此慘禍。天道謂何。吾祖父謂何。吾何能禁肝腸之碎裂血淚之枯也。兄客于劉帥、力全潮州一城數百萬性命。及客范中丞于浙、佐賑饑爲荒諸大事。全活亦數百萬。吾嘗私語世傑。吾兄之後必昌。汝當修德力學以承天眷。何意吾兄橫遭凶禍。世傑復就殀亡。二旬之間。父子併命。哀哉。痛哉。天眞不可信矣。吾祖父之彊善行仁、眞不可恃矣。方和公遣魏引訃揚州。追及吾于無錫。當食引至。吾與世傚乍見驚愕。疑吾婦痼疾三十年必今死也。問之。乃得兄信。再問而得所以死狀。魂魄飛散。心肝碎裂。搶地呼天。如夢如死。及吾歸而丘氏姊告我曰。兄之行也。姊力陳其不可。謂兄非懷私利圖富貴、何苦而自蹈不測之地。兄曰。兩兵相交、死者千萬。且吾鄉蹂躪已久。秋深冬至。民無衣被。何以爲生。吾何憚此一行爲。卽此一念應無死法。哀哉。痛哉。蒼蒼者天。夫何使我至於此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吾年又與兄差近。相親狎之日視和公尤久。往同學洪園、兄嘗好游戲。吾直言相諍。兄悉容受。至語同學生曰。此事勿令吾弟知之。又嘗攜手周行城堞間。兄

慨然曰。使汝或爲賊所執。欲見害者。當請殺我以活汝。汝於世爲有用人也。後兄客劉帥、寄我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覺自神交托友生。吾他時每一念及輒爲心痛。豈知兄今見殺于賊。吾遠在三千里外無由身請代死。又不得一見容顏。手奉肢體。口吮頸血。僅得撫棺搥膺而痛哭也。嗚呼。吾年衰力弱。吾家祖父兄未有及六十者。吾今已五十有五。自分不能有爲于世。含冤負仇、隱忍終生。騰怨蒼天。結恨黃壤。哀哉。痛哉。吾之爲弟眞負兄矣。眞不欲生息于人世矣。眞死有餘恨矣。吾前年避兵泰和山中。寄兄弟書。欲自吳越返後杜門不出。吾三人促膝相守以終餘年。曾引東坡獄中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之詩。豈謂遂成凶讖。舊年四月聞兄從廣州出。吾溯贛省兄。兄見我來鼓掌大笑。拍肩、執手、自面及背周身撫摩。若慈母之護愛子。連床四夜而後南行。哀哉。痛哉。豈謂遂成永別耶。禧到揚州刻集成者前後已千二百葉。兄徃酷愛吾文。今哀痛慘切。不復能爲文章以娛兄。跪奉卮酒。幷陳新集于靈几之前。嗚呼。吾兄。禧集在此。其能一讀一批論之一删改之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兄子世傑文云。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勺庭叔父禧、謹以卮酒酹於諸子世傑之靈曰。嗚呼。痛哉。吾爲文以哭汝父。卽爲文以哭汝。能不痛心而腸斷耶。汝于諸子中長而才。吾兄弟

且老。方倚望汝提絜諸弟。不墮吾祖父之教。而今遽死。又死于吾兄凶變二十日之內。汝雖庸愚不勝其哀。況其才耶。四叔遣魏引來報吾兄之變。來書皆云汝哭父痛。含殮時抽佩刀自刎者再。爲人所持。今疾危將不起。吾昏裂中不及細思。但稽首呼天願以我命延汝。蓋我年迫衰莫。處世不長。又無婚嫁之累。何如留汝壯年率諸弟持門戶少慰吾兄于地下乎。痛定之後。展轉思忖。吾嫂初喪。汝每哭則淚滴地下。直坐立處土皆成泥。毀瘠之狀。吾兄深以爲憂。今汝于父更當何如。危疾之言。其聊以試我耶。自念歸途遙遠。水陸三千里不易得至。故且抑情自欺。不敢細詰來者。夢夢昏昏遂逾一月。及抵甘竹、族人脫口相告。而吾始痛哭汝矣。抵山下而吾兄與汝兩棺儼然。然則汝之死其信矣。痛哉。痛哉。天旣加吾兄以凶禍。又復夭折於汝。天乎天乎。吾祖父何罪。汝父子何辜而一旦併命也。吾沿途以來願以身贖汝死。豈知聞兄訃時汝死已四十二日耶。嗚呼。國不幸然後有忠臣。家不幸然後有孝子。汝學行初立。今又以死孝成名。追隨吾兄爲神爲靈。汝當不以死爲恨。其如吾叔季何。汝之少妻稚子何。如吾祖父何。吾展轉思忖、其眞以汝之孝爲恨也。吾年五十有五、相見吾兄與汝者知不幾時。獨吾兄弟三人山居之日形影不離。春秋佳晨講論談笑。窮日夜不休。汝每出入隨

侍。又日同諸生就列請業。悲夫。悲夫。春日明和、勺庭之桃花矣。池柳颺矣。春草萋萋而生矣。諸生班列旅進旅退矣。獨不見汝。吾時時如睹汝形。如聞汝聲。而汝果何在也。吾無子汝與做事我如父。汝尤周篤。又毎能執義以匡我。汝幼常同汝嬸寢處甚愛汝。汝亦事之如母。汝嬸長病。我好游。侍汝以晨昏。而今亦無望矣。嬸哭汝至今未已也。聞汝病彌留諄諄以不見我爲恨哀哉。吾眞不見汝也矣。汝詩文吾已爲刻竟。今用陳汝靈几。嗚呼。有文不朽。有子不死。獨吾之恨終吾生而未有窮也。嗚呼。痛哉。

被薦應博學宏辭科試。以病辭。

〔紀略〕戊午用嚴公沆侍郎余公國柱給事中李公宗孔給事中薦舉博學宏辭。累徵以病辭未就。〔鶴徵前錄〕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內閣奉上諭。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遊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無論已仕未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

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眞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眞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至意。爾部卽通行傳諭遵行。特諭。欽此〔東華錄〕康熙十七年秋七月庚申吏部題。各省題薦人員原令其作速起程。今陝西李容、王宏撰、江南汪琬。張九徵。周慶曾、彭桂、潘耒、嵇宗孟、張新標、吳元龍、蔡方炳、直隸杜越、范必英、浙江應撝謙、山西范鄗鼎、江西魏禧、並以疾辭。陝西李因篤以母老辭。相應咨催赴京。得旨、李因篤等既經諸臣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薦舉。該督撫作速起送來京。以副朕求賢至意。

夏五月新城孔正叔先生訃至。秋七月易堂林確齋先生病卒。

〔文集〕朱中尉傳云中尉晚又好禪。嘗素食持經咒。尤嚴殺生戒。見者以爲老農老僧。不復識爲誰何之人。戊午七月復病嘔血死。年六十一。蓋中尉以戊午生戊午死云。死之日士望阻於楚。唯魏禧、彭任親舉屍入棺含殮焉。先是中尉嘗謂士望、禧、禧之弟禮曰。吾衰病無所用於世。君輩好爲之。中尉來寧都時年二十有八。予與季禮方壯。並願爲中尉死也。中尉更姓林字確齋。所製茶高妙。遠近名曰林茶。工二王草法。詩於杜爲別出。人咸推服之。然求書者中尉率書古人詩也。

八月新城涂宜振訃至。爲文以哭之。

〔文集〕哭涂宜振文云。吾不幸而又哭吾宜振也。歲正月吾自京口奔還。哭吾兄吾兄子于山下。孔正叔先生今年八十聞健飯頗不如昔。欲來新城一望見之。病不得行。五月門人與鵬訃至。時吾病新愈、一哭而復。有間而確齋以疾病告。未幾死矣。吾哭之不盡哀。蓋自吾兄與吾兄子之死。吾視吾身若日暮之人者。而神竭淚枯、耗于凡可哀之事。其哀情已微。然自是心鬱鬱。確齋死七月。中秋之夕予頭風大作。轉床席方三日夜。而兄之訃又至也。予拊膺椎枕席、竟不能一哭。方擬稍瘥、力疾來新城哭孔先生與兄。而病以日增。嗚呼。今年八閱月耳。吾哭吾兄、吾兄子。又爲文追哭吳秉季、吳稽田。任仲望。又哭孔先生。哭林確齋。而今又率吾黨以哭吾宜振。嗚呼。賢人凋喪。同志寂寥。吾以五十有五鬢白齒落之病夫。而憂傷橫來。其能久視於人世耶。七月之杪確齋喪發引而葬。吾門人任安世自新城歸。追及喪車于山下。哭盡哀。既拭淚而謂予曰。宜振先生方疽脚、瘍醫弗效也。謂先生且來。胸中欲相語甚多。孰意兄遂死。吾不知兄欲語我者何語。而遂不及待耶。自吾兄諸人之死。惟確齋吾視疾三日夜、手親含殮舉屍扶頭以入棺。其餘則皆不及訣。而兄之望予來訣者日日以幾。吾

知兄之死而不瞑也。兄長予七歲、無子、與予同。而先死。嗚呼。吾哭人日以多。他日人之哭我者日以少也。吾雖欲弗哭、惡得而弗哭耶。嗚呼。哀哉。

九月如新城、哭孔正叔先生墓。

〔文集〕祭孔正叔先生文云。戊午四月二十有四日、新城高士孔正叔先生以八十壽終于桂山。踰月子與鵬訃至。禧捧書痛哭。以病盛暑不得往。易堂先後輩咸相悼歎。九月禧行。易堂諸子各致生芻之奠。附書弔與鵬。而禧爲文以哭先生曰。嗚呼先生。棲隱桂山。爲眞高士。古之衣冠。三十五年。希到城市。嗚呼先生。著書百卷。爲眞學者。精思大易。以及外家。無弗陶冶。嗚呼先生。好問善下。爲眞虛心。學七十年。舍而從我。無有沈吟。嗚呼先生。結撰至誠。爲眞朋友。無有外內。無有遠邇。無有生死。嗚呼先生。嗟予小子。齒我父行。降而執謙。我乃踰階。事以爲兄。嗟予小子。日省厥躬。行薄學疎。嗚呼先生。夫焉不學。而蟻馬呼。嗟予小子。天厭其德。逾艾不嗣。嗚呼先生。既稀既耄。欲延其子。而誓于天。而禱于神。以訴帝庭。遼然長逝。丹心不泯。而曰再生。我則子之。則彼爲父。以報我成。小子執書。誦詩二章。泣下如雨。易堂之士。咸來請讀。靡不心腐。嗚呼先生。何必不壽。胡爲奄忽。嗟予小子。不及親含。不

及執紼素車白馬號哭者誰。我乃逡巡。越今五月。乃臨于墓。乃酹于庭。嗚呼先生。忠孝之氣。上爲日星。嗟予小子。拜伏于下。來享來憑。

冬十一月辭徵、與疾章門。

〔清史列傳〕魏禧傳云。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禧以疾辭。有司催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巡撫舁驗之。禧蒙被臥稱疾篤。乃放歸。

十二月放歸山中。

〔文集〕汪秋浦詩引云。歙汪子秋浦好爲詩。詩凡二百餘首。蓋得于清氣者多焉。予臥疾章門每令門人唱歎之。如泛木蘭于百尺之溪。林花離落。亭舍映帶左右。自此疏爲百川。匯爲瀦湖。瀰漫爲江海。則皆其所必至也。予得放還山、已與疾上船。秋浦索數言于册。爲倚枕口授秋浦自書之〔詩集〕戊午十二月口占答楊友石詩云。天寒作客殊草草。水雪堂中寒正好。自笑虛名累此身。無端風雪章門道。

十八年己未五十六歲。夏五月居山中。復書施愚山先生論文。

〔愚山全集〕寄魏凝叔書云僕聞之君子尙友古人讀其書不見其人可也然讀其書尙恨不見其人古人往矣且恨不得見況當吾世近在二千里之外者乎僕讀先生之文有年矣往備官湖西講學白鷺書院竊嚴淩谷之士跡絕關閫衣冠如黃綺者皆惠然來集易堂諸君子以隔郡抗迹金精山不得致頃年先生累客吳越維揚間賣文爲活僕又臥病山中無因緣相見向從程穆倩遞中得所惠文集知有意向僕竊聞當世之論文者多舉汪戶部鈍庵魏叔子凝叔爲二家於戶部既習游而上下其議論矣念不可獨失魏叔子今天下文學之流皆被徵召集闕下先生褎然啓事迫再命臥不肯起則是相見終未可期也私心怏怏以爲恨故敢因便風寓書左右古之收人者先器識而後文章其爲文也先根柢而後枝葉非無枝葉也根柢既立枝葉萬千重花累蕚奪綸彩而煥雲霞皆是物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孔子蓋亦屬意於文者近世詞人比戶駢肩櫛與於八股優孟於八家求其庶幾於道者頗少七言律古人所難今下筆四首十首五排動至百韻又塡詞累寸才情驅爝前無古人有道者私憂之夫苕楚之華隨風飄隕溝澮之盈移時立盡其原本然也若夫平原淺水獨樹疎花望之立盡擷之無餘又非文之大者見近世所推一二名家偏嬌王李之失遠以爲匡一代而抗歆曾竊未敢深信以其情眞自放而波瀾不闕光焰不長也先生之文原本經傳動關風教其間層折頓挫有古法讀之改觀易聽庶幾懷文抱質有彬彬之概又聞先生行已介以嚴與人和以恕砥礪廉隅之行而樂交士大夫凡文人相輕相軋驕吝之氣皆不見諸詞色殆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故願與朝夕游僕嘗憾文人不護細行爲世口實願不幸好爲文辭因取古之文人近道者嘉言懿行集爲一書目曰文人盛德寡集乖覓蓋有慨乎其言之也僕先世皆篤學力行從郡大夫盱江之遺澤肆力於聖人之道僕少孤無恆產稍長用帖括教授生徒尠識寡聞輒以詩文見稱人苦不知恥一涉宦游便多傳布雖嘗刻心滌腸從事於其上爲者薄有窺測寒暑游更終未深造垂老不輟嘗中夜飲泣性癖嗜詩二十年來未嘗一付剞劂諸公流傳蟲友人選刻近始合編爲集約近四十卷倘須檢括今視所注三册可得其梗概也文二百餘篇多牽率昌黎所謂俗下文字適偶鈔一帙中有李忠襄袁江督二傳據其家傳成文並責鄉先進倘有牴牾煩爲是正立言不朽盛事僕何敢覬覦但半生精血所在積習難忘頃在會城金使君肯解傳錢全集敦索眞切不知有一二言之幾於道否丁敬禮誰定吾文之歎賺思王喜人識彈之語昧之嗟賞如在把

臂。近日直道淺寡。士大夫不折節受譽錯人。莫肯傾寫爲一言者。故言行日蕪陋。而交道日衰。僕竊病之。古人有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人之相知。千里神交。未必親厚於銜杯接膝也。比聞有同氣之歎。且晚或未得出。敝門人姜學在嘗獲私於先生。稱行誼甚悉。吳門距宣城一航可達。詩文之友有吳雨若。梅耦長諸子。可往還扁舟。枉過有敬亭疊峰。可爲主人。僕老矣。苦被敦迫入待詔。得耗迂鈍。明年當如楊朴處士。一誦詩即見放矣。新令君王如老。敝鄉同年老友也。作吏廉平。又傾嚮夏至。當一切咨訪。仁人爲桑梓計。可傾心悉告之。所謂上下相與有成也。一綫伴緘。竊附於古人縞紵之義。幸勿遐心。呵凍信筆。以當接對。悚媿悚媿。〔文集〕答施愚山侍讀書云。己未五月朔日。禧伏枕山中、得奉戊午長至手書。暨大刻數帙。鼓舞慚愧。何如、何如。執事論人必先器識。文必先根柢。此古人所以可傳者。舉世好文之士不察也。執事書中論議往往先得我心。而立身爲文本末具見於此。執事爲人廉靜仁厚。徵于服官家食之日。禧又得讀執事文簡潔而雅醇。意思深長與古法會。望而知爲有道者之言。比云今之名家淸眞自放。而波瀾不闊。光焰不長。則固見垣之視矣。夫才士稍涉蘇韓未有不能是者。顧強出議論以爲波瀾。掇拾文藻以爲光燄。且夫大海之瀾無風自生。火之炎上虛明而無物。蓋水足于精則波瀾不窮。火足于神故光燭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不可強而有者。則未始不可學而至。愚嘗以謂爲文之道欲卓然自立於天下。在于積理而練識。積理之說見禧叙宗子發文。所謂練識者。博學於文而知理之要。練於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而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

爲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爲文非眞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則天下之至奇也。故鍊識如鍊金。金百鍊則雜氣盡而精光發。善爲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辟猶治水者沮洳去則波流大。爇火者穢雜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至清而不流于薄也。 宗子發文集叙云。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八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竝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醖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

閡。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　答曾君有書云。禧竊以謂明理而適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是以有文。而天下之理與事有不可以盡言者。是以有含蓄之指。有難于直言者。是以有參差斷續變化之法。則皆其後起者也。　答蔡生書云。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誼。使吾之身不背於忠孝信義。則發之言者必篤實而可傳。博觀史傳以極古今人情事物之變。讀古人書卓然成一家言者。以辨文章之體。或綜其要會自立機軸。不必求合古人。文章之變於今已盡。無能離古人而自創一格者。獨識力卓越庶足與古人相增益。是故言不關於世道。識不越於庸衆。則雖有奇文可以無作。識定則求其暢、所謂了然於手口也。暢則求其健。不簡不鍊、則氣膚格弱不足以經遠。三者既立。而欲進求古人之精微。窮其變化。則學至而後知之。　惲遜庵先生文集叙云。惟文章以明理適事。無當於理與事、則無所用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言事莫尙漢。言理莫尙宋。核事者每謬於理。宗理者迂闊不切事。其實相乖離。其文亦終無有能合者。然有其志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

有其識無其事。則又皆弗極于工。有志而無學。猶耕者之冀總秷而不菑畬也。是謂虛而不實。有學而無識。猶作室者因垣墉而不牖戶也。是謂塞而不通。有識而無事。猶浮海者之望三神山不至而返也。是謂似而不眞。虛而不實者其文疏。不足以徵事。塞而不通者其文窒。不足以達意。似而不眞者其文疑。不足以適用。天下之文得其一失其一。故其爲合也甚難。非不知也。才短而學薄。不足於識。不鍊於事。志之而弗能故也。　八大家文鈔選叙云。吾又嘗謂文章之根柢在于學道而積理。守道不篤。見理不明。而好議論以刺譏于人。翻古人之成說。則雖極文章之工。取適于己而有誤于人。君子蓋有所不取。　賴古堂集叙云。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傳後世有三資焉。曰、記覽之博也。曰、見識之高也。曰、歷年之久也。記覽博則貫穿經史。馳騁諸子百家。無所不讀。言有本而出之不窮。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之成見。不汩沒世俗之說。卓然能自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

秋九月就醫泰和。過贛州、因交商丘宋牧仲先生。

〔文集〕贈宋員外榷關贛州叙云。商丘宋君牧仲、以刑曹郎榷關贛州。有聲聞于寧都。己未九月予頭風作就醫泰和。舟阻兵於贛。君聞而就交焉。先是君甫至寓書山中數百言。以官守不得至、且迎

予。予病辭。及相見。甚相得也。

拜楊文正公延麟墓。

〔詩集〕拜楊文正公墓有叙云。清江楊文正公廷麟、以丙戌殉義贛州。遼東賈將軍收葬之。事詳崇禎御書記。往禧求公葬處不獲。己未九月就醫泰和過贛。得從賈公子尋公墓而拜之。因遂有詩。蓋其家人十年無至者矣。墓臨西河上。規制甚微。在楊梅渡灘兒下楊秀亭右百步有碑。　荒塚斜陽亂草青。布衣此日拜門生。長年媿戀忠誠府。亙古神依箕尾星。兩岸蓼花紅有淚。一江秋水瀹無聲。孤魂最是難聽處。盡日枝頭徹夜鳴。

易堂丘邦士先生病卒。

〔文集〕丘維屏傳云。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己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就醫泰和未歸。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

橫勒丹崖。蓋不得其解云。

冬十月寫泰和詩集成七卷。

〔詩集〕自叙云。古人之詩適己之意。而後人之詩必求適於人。然後稱適于己詩詞日工、而意則已遠矣。余嘗論詩興屬而辭工。作之傳之不必合古人也。興屬辭不工。有其作之不必傳之。如家人父子譏言適意。未嘗可勒之書也。意至而興會不屬。不必更作。觀山川風雲草木之變。鬱勃於中久而意盡。猶作詩也。取古今人詩犂然有當于吾心者、咏之歌之不足。而再三歌之。久而意盡。猶作詩也。詩不必不求工。工者自工。拙者自拙。吾之天懷與元聲固悠然而自得已。易堂魏禧書。〔詩集〕門人歐陽士杰叙云。己未孟冬勺庭夫子信宿蜀江。與家大父談論古今、旁及詩歌。士杰侍側。親承德音。雖不知何者爲工。而心戚戚若有所動。更請先生詩集讀之。如入大海寶藏。心疑目眩。不知其所取舍。於是累日月卒業。則見其於父、母、兄、弟、篤摯而纏綿也。於閨房婉而義也。於朋友侃直而厚也。於君國之際、痛而沈深、慨然以遠也。於人情事理博而中、刻而平也。於尚論古人卓乎其高以精也。細至山水花木游燕之作。天眞爛然綽然其自得也。士杰不知詩。然孔子所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

若者皆可于是乎取之。公明宣曰宣說之學而未能。其士杰之謂矣。爰編次授梓人。公諸同志而彙采錄諸家之評論。〔文集〕與族祖石牀簡云。所教皆高情至論。得力書卷之外。詩文一道有進步。有變境。初學當求進步。若旣深造無可進處、則止有變境可言。辟如天地間雲物陰晴色色具足。但今日雨明日晴便自變化萬態。讀尊旨已領略其際矣。以共知共見。一片眞氣。自然合古爲上。所謂天地元聲非老叔不能爲此言。他名宿于此或轉生手滑。在孟襄陽不能無疑。詩之古奧者、不專在不可解之字句。不可尋之章法。而至淡永蒼朴者、亦不必在必可解可尋處。如三百篇雅頌中離奇簡奧、未常不載元聲也。　陳介夫詩敍云。余嘗論人之詩成一家言者有三。曰、性情。曰、境遇。曰、好尙。本乎性情者、境遇不足以亂之。因于境遇、性情或由之而移。而好尙在是。則有時抑折其性情以從之。蟬蛻于境遇之外。愉戚不得而干焉。此其大較也。　閔賓連遊廬山詩敍云。山水之有詩文。所以使人閉戶而游千萬里之外。意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然文記其大略而已。詩自山川形勢磅礴奧衍。一草一木一石鳥獸魚蟲之細。名賢巨公之名跡。則皆得以命題設詠。連類至百十不止。而古今作者。自謝氏廬山諸道人外、亦罕有其絕工。　聽鸝軒詩敍云。鳥鳴于春。蟲鳴于秋。鶯

發栗烈。風之聲也。及冬加厲。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古人之于詩亦然。而後世摹而倣之。不春而鳥。不秋而蟲。失其質矣。然倣之工者春而聞鶯發之風。冬而百鳥和鳴。變四時之氣。造萬物之情。是亦不可以廢也。引而辟于自然。所謂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者。則其相爲工也蓋遠。吾之論詩無有工而不好。而貴依其質。虎豹之毛蔚然其文。狐貉之深厚、爲煖于人身而飾觀。然而皮以爲質。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失其質者、如刳敗其皮而綴虎豹之毛者也。而安所得飾。此其弊古人蓋多有之。呼天而叱鬼神。沈寃幽慺懷沙而沈水。于是乎離騷、九歌、九辯之文作焉。而屈宋以下摹而倣之者何多也。賈生悲憤不得志。其文近于情實。視諸家爲獨工。他則皆無病而呻焉者。雖工吾未嘗不厭。

徐禎起詩叙云。詩以眞性情爲貴。然今天下言詩者、雖三尺童子、市夫伶人、稍能執筆成章句、則莫不曰性情。吾又何以論文之詩哉。吾伯子之言曰。學陶詩者不學其人而學其詩。夫陶詩豈學其詩者所能學。予是以論詩必先求其人以實之。喜而笑、悲而哭者人之性情也。人知哭死而哀之爲情。而不知不哀之不足以害吾情。于是遭路人之喪、閒行墟墓之側、則號跳擗踊如喪親戚。方自以爲臨喪而哀。吾之眞性情有然。而不知其含辛致淚者同譏而並笑也。故自天下好爲眞性情

之詩、而性情愈隱。詩之道或幾乎亡矣。　初蓉閑詩叙云。世之爲詩者法三唐而未能。而譽人之詩則往往凌漢魏而上。動以三百篇許人。夫後世之不能爲三百篇也有故。非特才不逮古人也。物之取精多而用之少者其發必醇。取精少而用之多其發必薄。三百篇人不盡作。作不過一二。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胸中所無有者弗強道也。故雖以尹吉甫之材美、其見於聲詩者兩篇而止。豈惟三百。卽漢魏諸詩人少者數篇。多則十倍之。元氣充溢噴薄。一篇一句皆載生平學問之大力。以出其獨工於後世。無足怪者。至於三唐家工戶習。自言懷應制之篇、以至酬贈、登覽、宴游、莫不有作。其能者人各以詩名集。比於今日特爲相似。故自三唐以迄今、詩又別有所以爲工者。而顧欲躋之於漢魏三百。則幾何其不誣也。　唐邢若詩叙云。論者以爲漢魏三唐皆可學而至。獨三百篇則不能。予則謂漢魏三唐人庸有學之而不至。三百篇詩特患人不欲爲。欲之顧未有不能者。蓋三百篇學士大夫以至征夫思婦皆有之。不假學問而能工者意眞也。人無眞意而求工於詩。辟猶附塗而粉澤之、施以繪彩則幾何其能久也。天下能詩者多而眞詩絕少。爲漢魏爲三唐皆有之。所無者作者之面目耳。　汪秋浦詩引云。昔人有言。詩、濟物也。古人詩壯麗質朴澹逸奧衍蒼秀不同致。然莫不有

淑清之氣。與山川雲物相接。故其言嘗浮于世而不沒。今之詩亦然。予覽今人詩未暇遽論意格所運句字工拙之故。必先攬其氣之清濁。然後知其爲詩人也。 許士重詩叙云。山靜而草木生。人靜而思慮出。詩之爲物、觸于境感於事。而勃然發諸言。是動物也。然非有靜氣以爲之根。則囂囂然雜出不能自成其文理。雖工于句字修于文。而眞意消亡。無復可以言詩。 長嘯閣詩叙云。昔人言劉項不讀書。今讀大風垓下之歌、豈復詩人所能作。至曹孟德短歌行、則高氣雄辭。自拔於西漢。 宋湖詩集敍云。詩發乎情者也。吾伯子有言曰。情者天地之膠漆。天地無情則萬物散。萬物無情則其類皆散。故無情者不可以作詩。然亦有有情而詩不工者。鳥之鳴于春也情也。而其鳴有善不善。鶴鳴于皋燕之上下其音、黃鳥之睍睆、乃有取焉爾。其他啁啾之響。不可以娛耳而快心。而況于詩。雖今人言情之作、其源流皆本於風雅騷賦。而謂可以不工而遂已乎。 紀事詩鈔敍云。自詩亡而春秋作。聖人以史續詩。至杜甫詩多記載當代事。論者稱曰詩史。則又以詩補史之闕。然後世有心之士、居其位而不得行其志與夫不得居其位者、于當世治亂成敗得失之故。風俗貞淫奢儉之源流。史所不及紀與忌諱而不敢紀者。往往見之于詩。或直述其事不加褒貶。或微詞寓意以相徵。蓋不

一而足。匪獨子美唯然也。 徐孝先詩敍云。士以博厚生物。而不特峭确峻嶒履之者若可畏。江海汪洋透迤。瀰消之水則峻仄而悍。聖人以和平感人心。高人義士多谿刻峻隘而不平。詩尚溫厚。不平之言則於世動有所傷于身。若無所以自容。此其天性所自致、抑又時爲之也。〔日錄〕謂門人曰。學詩當從古詩入手。有得乃學律。從古入律。律中帶古、風格自爾貴上。從律入古。古中帶律、易人輕厭矣。 嘗論古樂府以跳脫斷缺爲古。是已細求之。語雖不倫。意卻相屬。但章法妙人不覺耳。然覺有各成一段。上下意絕不相屬者。卻增減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蓋意雖不屬、而其節之長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亂也。語不倫而意屬者、辟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脈相連。意不屬而節屬者。辟如一林亂石原無脈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入畫圖。

十九年庚申五十七歲。春三月就醫雙林。力疾下章門。夏四月臥病南昌。

〔日錄〕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庚申四月臥病南昌、感而書此。

秋七月客吳門。編次文集二集。

〔文集〕二集自叙云。予以文章謬爲海內所知。然博学長才深思之士成一家言者。搢紳布衣不勝指數。自顧荒陋無能爲役。而就正有道與疾沒世而名不稱二者、未能釋然于懷。是以妄災梨棗。實繁篇章。今初集目錄已定。繼此所作別爲二集。予觀古人晚年文必加進。杜老夔州、東坡海外、皆別出風格。今自視二集與初集了無進境。大約少壯學疏。又衰老多病不能博覽窮思鮮所新得。鄙猶自知。況海內名人鉅公乎。予費日月已五十有七年。自矢得邀天幸、逢七十四甲子之正月。六十既周。後此並屬餘年。便當焚棄筆硯。蕭閒頤適。待天年之盡。無爲勞擾歲月自戕壽命矣。庚申七月望、易堂魏禧識於吳門。

八月自金陵反客吳門桃花塢。疾甚。

〔文集〕寄兒子世侃書云。自出門後三次大病。參藥之費計五十金。七月光福一病僅存皮骨。攬鏡自照陡然心驚。當沈疴時自念家死客死要有前定。然汝母無依。汝尚未婚娶成立。不能不動心耳。吾垂六十無子。立汝爲後。吾弟吾弟婦陰騭顯卒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視諸子不大異。古

人于世父叔父並稱父子。不稱叔姪。卽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間耳。況吾兄弟乎。吾家世忠厚。微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吾兄弟少好口語、舌鋒銛利、頗以此賈怨謗。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詐人財。敗衆以成私也。汝資質略聰明能曉事。夫聰明當用于正。親師取友進歸一路。則爲聖賢、爲豪傑事半而功倍。若用于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于殺身而敗名。不然卽用于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穎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娶不以責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廬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于心也。吾先代來稱素封者八世。至微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爲當路所禮。又肯出氣力爲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嘗若氣餘。族里婚友于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此爲得意。夫吾何德何能于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憎之者相倍蓰也。吾幼補諸生。長而有聞。今碌碌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手所提抱人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以老。直旦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母大小節

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愼出入。守先生約束。花源亦可督之習字也。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之桃花塢、

冬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卒於儀眞舟中。

〔紀略〕庚申十一月十七日、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眞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於殯所。而常熟顧祖禹景范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與爲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于先生昔經遊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焉。 門人梁份祭文云。門人梁份捧新刻夫子詩文集陳柩前擗踊而哭曰。份奉命校讎有成功矣。乃夫子遽至是耶。夫子固善病。昨僕夫自眞州至。暮叩門。心動。從門間問夫子安。然後啓而納之。書中亦言體大健。是以份留數日待此集之成。惡知二日內而病。病而如是哉。昔夫子居廬陵萬山中。份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就區畫大事。其後成敗不失錙黍。此惟份知之。而未嘗與人言者。意將見諸行事。使蒼生實被其澤。而夫子亦因以不朽。天乎。何當斯時而不假以年。不得行其志。則豈一人之不幸哉。

十二月二十二日訃至山中。謝氏孺人絕食。

二十年辛酉春正月初六日謝氏孺人卒。

〔紀略〕嫂謝氏聞喪、勺飲不入口。絕食十三日死。〔彭躬庵樹廬文鈔〕與門人梁份書云。庚申臘廿三日周士傳冰叔先生于十一月十七日病卒儀眞訃至。一時天地崩裂。眼光墮地。五內無主。哭不得聲。欹身坐上。摽膺頓足。少頃。一號欲絕。賴家人扶持未僵也。即日覓輿冒雨過水莊。見長松已腸斷。入門撫靈几號慟。乃不覺踊仰呼蒼天、蒼天、刻毒、刻毒。更與和公把手哭久之。是夕宿水莊。與中叔和公聯榻。青藜遠莫致之。所謂易堂者僅此三人而已。我生不辰、四倫缺陷。賴朋友補之。乃今七十。于野之哭。無歲蔑有。每于書籍內抽一卷帙。或探緗行篋之往復細札。率多義烈賢豪之士。其人十九泉下。俯仰陳跡時復涕洟。自顧唵噯。都無聊賴。不意今更奪吾冰叔。叔之人非常人。吾與叔之交非常交、其晚節風塵。賣文爲活。都非本志。遷延旅食。不幸野死。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叔內聞訃。晝夜號呼。勺水不入口者旬餘。矢志餓殉。戚友內外勸之。不得。望請竢櫬歸行志。不得。和公長跪榻前。號泣反復。引大義陳說萬端。矢沒齒以母事。終不能得。延至辛酉春正月六日餓卒內寢。餓時序述倫常。引罪己身無後。怨恫宗公、與生平孤苦疾病、夫婦知己之感。及身後殯葬成立嗣子。事無細

大。衡義惟均。條理秩然。毫髮不亂。昏憒中聲氣綫屬。語久咽斷。更瞑目閉口。頃之復理前說。覺數百十言。環而聽者無智愚貴賤咸神聳心折。感哀發痛。稱爲天人。嗚呼。冰叔爲不死矣。

三月二十九日諸子世傚門人賴韋迎櫬歸。

〔魏季子文集〕世傚三十一歲乙丑臘月示記云。辛酉吾叔子變于儀眞。予聞遂得疾。正月命傚往迎櫬。賴子弦與往。附鹽課船夜泊珠磯。風大作。其齊行十二船聯鐵索鎖之。于是船相擊鬥幾迸碎。舟子急喧解索不得。乃斧缺舟木縱之。船遂奔逸如烈馬汎羈紲。横直衝舞。自午夜至天微曙。風送船入岸泥中始定。天既明于是其十二船皆集。以十二檣出此舟。舟人謂之裝山。

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祖墓之旁。

〔紀略〕禮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兒世傚、先生之門人賴韋偕行扶櫬歸。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

〔完〕

附錄

引用書目

寧都三魏全集

集首　魏徵君傳

魏伯子文集　詩集

魏叔子文集　詩集　日錄

魏季子文集　詩集

梓室文稿

耕廡文稿

爲谷文稿

六松堂集　曾燦

丘邦士集
朱中尉集
半廬文稿
樹廬文鈔
髻山文鈔
懷葛堂集
曝書亭集
鮚埼亭集
愚山全集
湛園文集
汪堯峯集
江西通志

丘維屏
林時孟
李騰蛟
彭士望
宋之盛
梁　份
朱彝尊
全祖望
施閏章
姜宸英
汪　琬

鶴徵前錄
清史列傳
東華錄
夙興語